

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

琉球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(資料篇5)

メタデータ	言語: 出版者: 琉球大学教育学部 公開日: 2007-04-10 キーワード (Ja): キーワード (En): 作成者: 西里, 喜行, Nishizato, Kiko メールアドレス: 所属:
URL	http://hdl.handle.net/20.500.12000/353

琉球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(資料篇V)

西里喜行

目次

解題

一 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における琉球問題関連記事・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

三 「循環日報」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・論説原文I
〔一八七九・八・二九、光緒五・七・一二〕

- A 「申報」の関連記事・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
- B 「循環日報」の関連記事・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
- C 『万国公報』の関連記事・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
- D 『益聞録』の関連記事・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(以上、第三八集)

◎論日本防琉球

日本既已併有琉球、廢爲郡縣。琉王低首降心、聽其廢置、莫敢與抗、則事亦已大定。惟在疆理其土田、撫輯其衆庶、使之舍故主、而懷新君、嗚々嚮風、欣々慕義、永爲臣僕、共託庇於宇下、斯亦已耳。而日本君臣、恒有甚不安於心、若慮中朝之捭理與爭、又慮琉民之守義不服、多方恫喝、以求遂其慾、而違其志、則何也。豈非以詐力有時而窮、權術有時而絀歟。茲聞、日人又接有私家信息謂、琉球之人、咸有異志。其國王已遣有使臣、偕同隨從人等約三十餘員、航海他往、雖未悉所往之地、而以意測之、大低赴類於中國、乞其援手、以申天威、而存弱小也。此事確否、究不可知。然合近日西報所傳、測其大勢、則琉球於日本、亦非心悅誠服愛戴惟深

- 二 「申報」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・論説原文I(以上、第三九集)
- 「申報」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・論説原文II(以上、第四三集)
- 「申報」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・論説原文III(以上、第四四集)
- 三 「循環日報」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・論説原文I(以上、第四五集)

者矣。夫散財發粟、興王藉以沛其恩施、恤難救災、英主假以行其仁術、琉球甫經收入版圖、其君子固思新朝之錄用、得以奮建夫功名、其小人亦望新主之惠、得以咸享平樂利。及於火災之後、日官欲賑以錢米、而琉民反不屑受、則正所謂義不食其餘者矣。而日官尚不覺悟、惟思脅以權力。聞、有琉國爵員、久已擊魯旅居中土、因故國覆滅、並未悉故主存亡、心殊焦急、携同僕從數人、微服回國探視、被日本兵役拿解東京、勘其罪狀。琉民因此愈懷憤懣、故於日本所頒新例、令各路官紳至署聽宣、民甚不平、蜂擁入署、勢將啓鬪、雖經日官委曲慰勸、得以無事、而琉民之不靖、已可概見矣。夫自古興王舉事、務順人心、人心不順、則雖威可遠加、智可籠絡、而稍有不當、民已早規其禍、謂若者所為非撫綏乎我、將斬刈乎我也。蓋民固常懷懷於有仁、故得民則興、失民則亡。雖在邊荒、悉同一轍。今日日本無端而肆其恣虐、覆人宗社、已若如願以償、而在琉王非甚無道、國有冊封之榮、民無楛亡之恨、一旦勢屈力竭、欲作廢土、而不可得其為降虜而有弗。凡屬臣民、無不悲憤填胸、思作秦庭之哭。所恨者僻處海澨、密邇強鄰、北望中朝、釋長莫及。故隱忍苟活、冀有隙可乘、徐圖雪恥耳。此中隱情、日人莫不知之、而論之祇可暫安於一時、迫之必將激變於一旦、前傳日王定於明年、巡幸其地。蓋亦願則備以聲靈、隱則藉以鎮撫也。然驟強如日本、則狡焉思啓、以利社稷、固屬勢所必至。琉球素為所弱、貧困不能自給、服役已久、今為所併、則亦已矣。中朝優柔萬邦莫下震疊。今即汲汲然以安內為亟、不欲啓釁東鄰。然按諸與俄國保小寡、同惡相恤之義、豈真以為天之所授、人難與爭、漠然莫動於中懷、忽然竟置諸度外、援伯宗川澤納汚國君蔽垢之官、聊以解嘲乎。吾知即徵琉球人之來告、亦將有以善為地屢也。日本有見於此。故嚴為之防、俾消息不通、一以無所控訴、漸聽約束、一以越國鄙遠深畏其難、然後可以為所欲為。此固日人之志也。

〔一八八〇・二・一四、光緒六・一・五〕

○日使來華

前傳日本國家因併琉球一事、與中國曠有煩言、特遣派使臣、航海前來、和解其事。茲悉所遣使臣為仁泰懿嘉昆並兼充俄國公使、現已束裝就道、將先到中國京師、赴總理衙門、剖明其故、俟嫌疑盡釋、和好如初、然後前往俄邦云。

○日本兵船來華

聞日本有兵船名干哥乾者、將駛來中國海面。此船係鐵與木相合製成、能載二千二百墩、有一千五百匹馬力、大炮十三尊。其以巡歷海邊、抑以揚威中國歟、未得而知也。

〔一八八〇・二・一八、光緒六・一・九〕

○西報論滅琉球事

泰西各國日報、當以泰晤士首屈一指。昨年得倫敦郵來新聞紙中、有論日本夷滅琉球之事、至明且晰。今譯其意曰、日本夷滅琉球一役、以余觀之、殊不能以日本為是。其他姑不具論、即據日廷所自述視形、已有大可警議者。查、琉球一國、數百年來、日本視之同於藩服、與自行封建之諸侯、大相懸絕。雖有強為壓制之權、然亦待藩邦之常事。年來日廷將其侯國疆司摩并為郡縣、則凡侯國應為之事、自亦歸於日廷。琉球向屬薩司摩、日廷之轄琉球、亦固其所、何以其權竟可軼過於當日、則誠局外人所不解也。夫琉球既離薩司摩之轄、而轉於日廷、自問仍可安處。初何料日本之既改封建為郡縣、并欲將侯國之藩服兼并、而入其藩圍哉。乃日本今又謂、

琉球實非能自立之國、數百年來未嘗有人目之爲國也。獨不思中國曾有冊封其國王之權、史策昭彰、聞於隣國。即謂僅託空言、然但據此一事之形、即可知琉球之實一藩國、而非日本之地明矣。不然、何能舍本國、而倚他國乎。余謂、琉球前已臣服中國、日本必欲滅之、必當聲明於萬國、謂琉球臣服中國之專、以何時爲止、然後可取舍自由。否則揆諸萬國公法、實先有蔑視中國之意、而後出此、將何以逃天下人之清議哉。△選錄申報▽

〔一八八〇・二・二三、光緒六・一・一四〕

○西船來東

歐洲遞到郵音謂、歐洲諸大國、於中東之專、極所關心。茲聞、中國與日本理論琉球、各持一說、久不能決、將有失和之耗。德國特派兵船、向東而來、以體察情形。其船名曰鐵甲、實則鐵船而已矣。大船三艘、小船二艘、均鐵質、而以木爲之者也。又云、英國已派船先來、倘中東果以兵戎相見、則歐洲必備戰船以相助矣。審是則中東之局、豈不繫乎天下之安危也哉。

〔一八八〇・三・三、光緒六・一・二三〕

○美邦郵報

紐約遞到信息謂、美邦新設有公議堂。當開門會議時、大小官紳靡不畢赴、衣冠濟楚、鳥履交錯、甚盛事也。美國總統伯理璽天德、亦命駕而往、官紳進謁。曼伯理璽天德所宣論者、均屬經國之大猷、娓娓千言、筆難罄述。茲擇其與亞洲相關涉者三事、錄供衆覽。一謂、邇來我國家與日本新立條約、揆情度理、他國亦必喜立斯約也。計新立之約、以十五閱月爲期、

若他國亦能如是、則條款將不脛而履行於天下矣。其利益詎有涯哉。其二則謂、近者、中東爲琉球事、漸致失和。我國家志切睦鄰、期斯民盡登仁壽之城、共享昇平之福、情願從中勸和、以免啓釁致生靈塗炭也。三謂、中東賠款、至今尚存我國以權子母爲款甚鉅、徐應償我國外、所存贏餘、須仍歸中東、乃昭公允。按、美總統所言三事、其一則列國自操其權、有非美國所能強乃使從者、至欲爲中東調停、傳言歸于好、兵氣銷、爲日月光腸熱心、慈甚可感佩。惟琉球卽已夷爲郡縣。日人斷難低首降心、貽狐猶狐狸乃謂、究未審若何調停也。至賠款所餘、美邦久欲歸還中國、惟中國以爲已出之物、不肯收納、故延至今耳。諒終必有以善處之也。又聞有旅居美邦之華人、於西歷去歲十月六日、在東包的馬城按察司前呈稱、自願永隸美籍、經官允准、卽於案前剪去辮髮、易服色、稱爲美人云。按、美國定例、無論何國人民、旅居其國歷五年、則准入籍受慶爲氓。想此華人與例卽合、然後爲此也。此後則屬於美而不屬於華矣。

〔一八八〇・三・三一、光緒六・二・二一〕

○琉球近耗

本月十二日、日本郵報謂、中朝因俄國之事、遂於琉球一節、姑置勿論。是日日本與中國從此可無間言也。又云、中國公使奉李爵相之命、延請西人、以督理水陸軍務。又云、琉球之事、因總統赫蘭所論、日廷亦有感動於心、總期兩國言歸於好、立釋嫌疑、重敦輯睦。按、赫蘭總統到東瀛時、曾以恭邸及李爵相所囑勸、日廷聽其調處、並將兩國利害反覆、對日本外務大臣開導、復議有各款、商於日本謂、倘能依此辦理、始可刊佈遠瀛、否則作爲罷論、以免有費紙墨、徒滋辯駁。故各西報均未有刊錄。今云、日廷已從總統之言。是必甚昭公允、無所偏徇。故足令日人中心感悅、而能降

心相手從也。果如此說、豈非中東之痛哉。

〔一八八〇・四・三、光緒六・二・二四〕

○俄國兵船至日境

普京伯靈有馳書於士丹達西報者、其言曰、俄國有水師兵船一隊、總名曰烈特的馬滑。其船共十二艘。一曰美年、一曰荷晏、一曰寄理沙、一曰得查華、一曰沙卑益嘉、一曰得意志、一曰娜治士的、一曰喇士保匿、一曰阿布遜、一曰亞細亞、一曰那巴、一曰哥那士泰。此十二艘之外、復有西此比水師兵船一隊、約計數艘、不久將盡。駛入太平洋、停泊橫濱港口。此事見於邸報。聞者甚為駭異云。或者以意、度之必為伊犁一事、思與中國作難、兵燹之開、恐必不遠。若其與日本則固無深仇夙憾也。

〔一八八〇・四・六、光緒六・二・二七〕

●日人論中俄事

日本京報云、聞醇親王與左帥官保、已提師入伊犁、據守。其意在必奪回舊日疆宇也。如俄不與、則率出於戰、俄國兵力現在亞細亞洲者、其數未知多寡。俄國鎮邊將軍歌輔文、必須與伊犁酋長協力、及可以拒中國之兵、俄欲刻下添兵勢、有不能因道路遙遠、由阿連此以至於葛領及哥間二處、須從蒙古滿洲兩處邊境經過。其程途數千里、待救兵至、則為日已久。如左帥振刷精神、有奪人之心、迅雷不及掩耳、則必獲勝。一勝則葛基士及天碧士兩處、可為中國所據、而鄰部要境、亦必望風受降。如此則與蒙古及滿洲諸兵聯絡、以重兵鎮守之。此則可為也。夫中俄之戰、若以陸論、將在中國西北境界、與歐洲諸國無與、想外國亦不甚居間也。中國水師則

有上海福州及廣東諸兵船、另有大炮船十艘。所載諸炮、大則三十八墩、小則重一八墩。又有水雷炮船十二艘、將已製就成功、不久則由英駛回中國矣。俄國水師則有美年戰船最為堅固。其餘則臣士巴查基已屬第三等兵船矣。其稱為快捷兵船者、共四艘。小根亦亦祇數艘耳。如在水戰、俄不求助於日本、恐水師之強在彼不在此矣。使日本一拒中國、則英法及日耳曼三國、亦必從而助中擊俄矣。何也、中國與諸國貿易最廣、諸國必不肯袖手也。此日人之論中俄事也。本館前錄英人所論俄國水師將到橫濱港口、停泊者計十六七艘之多、日本京報此論、或未得確、至謂水師一節、俄當求救於日本、其言如此、其意則謂中國當於日本求助也。此不待論而知其妄矣。誇耀之詞、不值一哂。

〔一八八〇・四・七、光緒六・二・二八〕

●日人論中俄事

聞左侯有兵七萬、可以遽出伊犁、復有聽候調用之兵、屯於喀什噶爾、星羅利亞蘇洲府等處。左帥之兵、勤於習演、善為流星陣、而軍火亦復鮮明。其小鎗多用廉明頓士所製者、其大砲則為吉林所製者居多、間亦有用地域華沙所製者。計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之時、左帥之大砲、共有三百尊、可為五十營之用。大抵其中亦有不甚大者。蓋人彈丸七磅而已。否則難以運載山上也。復有船上所用小砲、可為圍城之用者頗多。左侯若須添兵、則可由雲南貴州四川山西陝西各處調至。雖五十萬之衆、亦不難招致也。惟俄將軍歌輔文、練兵素為有法。若以未嘗習於戰法之兵、而遽與之戰、非勝算也。中國所恃以護衛京師者、則蒙古部兵而已。蒙古兵專習者、在於弓矢、非俄敵也。向者崇宮保當國、其兄崇實亦在大員之列、曾辦購外國鎗炮、頗涉泰西戰法。今官保在獄、恐中朝不復信任滿洲人矣。直隸則

有李中堂之兵五萬、如火如荼、爲最出色之兵。計直隸兵數、原不止於此。惟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以後、四方無事、故南方之兵、散去頗多、滿洲蒙古諸兵、其屬西隸人部下者、可不必論、在營兵之列、若以國庫而論、則中國頗稱富足以無國債之累也。且又有銀紙頒發、則中國財庫雖無其名、而有其實如需用一千萬兩之多、則三月之間、便可籌出賦稅尙輕、重其賦則可措置裕如矣。如左李二公決意一戰、招外國兵相助、多方牽制、以曠日持久爲務、不勝不休則可以困俄矣。然必以外國相助方可、否則恐爲歌輔文將軍所勝也。俄廷現在情事可危、有不可終日之勢、且復財用匱乏、軍需孔急、已不可支。若復遇此大敵、勞師糜餉、於數千里外奸黨在朝、強兵在外、俄主將何恃而不恐哉。此日人之論。余謂、中俄之事、可已於戰則已、否則當度德量力、自恃者在我而已。若招外國以相助、則止所謂前門拒虎、後門進狼。雖勝猶敗戰不如不戰。況外國未能助也。

〔一八八〇・四・一六、光緒六・三・七〕

◎論日本擬遣人來學中國

自古以迄於今、歷朝數百而爲治有沿革之殊、自中國以至八荒、爲國千萬、而出治有繁簡之別。古不能概施於今、中不能遽混於外。此亦極不之致矣。然致治之道、無他。總不外雜霸與純王已矣。尙霸功者效可收於一時、而其弊也則未免有不可終日之勢。遵土道者事若拙於富境而其究也則不致有難以收拾之機。雖一盛一衰、一治一亂、氣數已定、國運相乘、若非人事所能補救。然觀於三代之隆與嬴秦之世、或數傳而中興、或再傳而遂滅。夫亦可恍然於其故矣。今之言西法者、莫不興高采烈抵掌、而談以爲舍此則中國不可以振興。非此則中原不能以久守。原不得謂毫無見地也。然西國之法器也、形而下者也。中國之學道也、形而上者也。有道而

無器、則不足以致於用、舍道而尚器、則不足以善其施治、中國人自有治之道、猶治西國人亦有治之道、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、齊其政不易其宜也。若必盡棄中國之政教而效西國之俗、宜抑亦舛矣。蓋西法之當學者、練軍製器諸大端、凡所以利財用。修武備、戰勝攻取、裕國足民、如是焉耳。至於尊卑之等、長幼之序、君臣上下、父子夫婦之倫、則中國自有所以爲中國者在也。試觀、日本自維新以後、上將軍還其政柄於朝、君無守府之虞、國有驟強之勢、咸謂、非其君毅然捐其故俗、步武泰西、斷不克臻此。然正朔既已改矣、服色既已易矣、言動飲食亦且踐之維肖矣。由是而觀臺灣、由是而輿滅琉球、更足以逞志而稱雄、乃曾未逾時而其民竟援西例、請由民間公舉議政人員、以啓其僭尊之明、而成其自便之計。雖曰稟請、實則要挾也。雖曰君主、實欲民主也。日王將何便於此、而肯將願隱忍以從之哉。此其所以幡然思變。又擬派遣其大臣之子弟及民間之俊秀、前來中國、肄業讀書、即易髡而辨、服中國之服、言中國之言、亦所不計也。或謂、日國此舉非甚有慕夫中國也、亦猶前之改從西服、學習西法。惟期有利於國耳。若求利既得、即棄如敝屣、弗之顧惜矣。然即此亦足見日王之爲謀至深且遠也。欲收其效於富強、則學泰西、欲至其國於治安、則學中國、無拘墟之見、有轉圜之捷、毋因循、見到即施行、慮及即改易、彼蓋深念夫民情之變而不靖、竊然思動、實中於功利之私、非使之涵泳乎。道德之途屢厭乎詩書之澤、漸仁摩義淡隨淪肌、則不能化其食暴之行、而平其爭競之心也。世人不察習見堯舜文武之道、伊周孔孟之說、偶有言及、輒笑爲迂、豈知彝倫之叙實關治忽之機、子游之治武城以禮樂爲教。其述孔子之言曰、小人學道則易使、此非俗吏之所能爲者也。今日本之民、聚議國政、至於用人、大柄亦欲操自民間、則使之殊非易易矣。若再急功驚利、此正孟子所謂君臣父子兄弟悖利以相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。獷豕之牙、宜防其漸、童牛之牻、當慎於微、日廷可謂能見其大矣。若徒

以爲習知中國之政教、心存不軌、志在圖謀、抑亦淺之乎視之也。欲轉弱爲強、去貧到富、則學泰西、欲化民成俗、長治久安、則學中國、固行而不悖者也。

〔一八八〇・四・二〇、光緒六・三・一二〕

◎論中國急務在固結民心

從來國勢之安危、在乎民心之渙萃、未有民心離散而國家可以長治久安者也。然以億兆之繁、散處於衛甸荒服之間、品則有良莠之殊、情則有其畢之異、而欲其聚而不渙、合而不離、果何術以要之、而何道以致之歟。夫亦所欲與聚、所惡勿施、導之以孝弟忠信、以培其愛敬之忱、勵之以禮義廉恥、以作其正直之氣、使民知有君親、不知有利害、惜其身家、尤惜其名節、斯處常則出入息、遇變則敵愾同仇、而國勢乃不可動搖、邦基於以孔固矣。然古今之時勢即殊、則政治之指施亦異、必守前代之法、爲迂遠之圖、終無補於當前之要務也。今者時事孔艱、言戰者方萬軍實講武備、汲汲不能終日。言守者又防奸究訪長策、兢兢難難自存、而乃侈口而談、抵掌而論、當求所以固結民心、有不識爲不識時務乎。不知國以民爲本、戰固需乎民、守亦賴乎民、徵兵以教戰、不如民之各戰其地也。駐兵以防守、不如民之各守其地也。惟必務去擾民之橫弊、歎民之結習、與夫陵削其民之虐政、然後民情可通、民志可孚、而民心乃可固。今者朝廷深仁厚澤、徧浹乎海隅、蒼生遇有偏災、則議賑賑賑、民非不知感戴而欲竭力致死、以徇國家之急也。然而利有可圖、則不憚輸情於外國、敵已欺蔑、且不肯倡義於御邦、此何故哉。守土之吏、以勢位自尊大、而不復問民之疾苦、相與痛癢、兼懷言利之臣、以科款爲報最、而不知恤民之難困、俾得養贖有資、信任門情、容縱差役、遇事勒索無所不爲、民視官吏

則如虎狼也、官視子民則如魚肉也。上下之情不通、冤抑之處不問、訊一案輒思飽其囊橐、出一示不過奉爲具文、而辦公之欺、互相侵漁、即互相蒙蔽。竊思一絲一粟莫非民脂民膏、既不能涓滴歸公、而復多方攫取民、側目其旁、久已積不能平矣。故安分者則惟知自食、其力雖有奇材異能、不敢出而與聞天下之事、而貪詐之徒、狡黠之輩、或藉先人產業、或向親友告貸、湊數百金捐獎品銜、遂充入官場中、以營私而固利、否則習刀筆以入幕、充房書以辦公、其或貧無立錫、目不識丁、則入營伍爲皂隸、又其甚者聯盟拜會傳教聚徒、橫行市廛、往來都會、而不肖之士紳、且貪其貨、賄爲之庇護、以致盜賊滋生、莫可究詰。此皆今日切近之禍、勢有類於剝膚、悔將貽乎噬臍者也。若外敵猝至、此等無業游民、必將起而應之、以爲閭閻之患、地方之憂。此時即有忠義之民、憤激之心、揚臂而起、不惜毀家以紓難、輒思爲國以捐軀、而地方官且以爲不便於己、無益於事、嫉忌之、沮撻之、聽細人之言、忘國家之大計、卒使豪傑資志以終、義民扼腕而退。此則勢有必致事有前徵也。然則及今而欲圖維以挽回之、固自有道矣。欲民之忠著、則若慎選官吏、欲民之愛國、則莫若舉用賢能、欲民之急公奉上、則莫若厚民生裕商力、兵則勤爲訓練、不使擾民、差則嚴爲約束、不使詐民、抽釐之欺、可裁則裁也、貧劣之紳、宜抑則抑也、購造器物、必絕侵蝕之虞、給發工錢、務嚴減耗之罰、而游惰間散之輩、無賴私梟之徒、皆期有以善爲處置、則民力即裕、民情可通、即民心悉皆固結、而緩急可恃矣。如是而又何守不固、何戰不勝哉。

○俄人留意東瀛

俄自與日本換庫頁島、遂徙民置戍、以期得成重鎮、而日本北門之管鑰、已潛付俄人矣。然他族雖覺逼處堪虞、而內地尚鮮外人混迹也。茲聞、俄主特封教士二人、前往日本國中主持教務、而俄后又私贈羅卜五萬枚、以

壯行裝而資需用。蓋俄欲傳其希臘天主教於日本，俾其民知所皈依，成爲風俗也。西報謂、俄國此舉蓋有陰謀深算、非專爲傳教也。果爾則日本不將自比多事哉。夫以日民性情習俗、均厭故而喜新、見異思遷液靡益甚、現已欲其君倣西國之例、聽民間公舉人員議論政事、若復靡然崇尚俄教、其不思有所變更者幾希矣。

〔一八八〇・四・二七、光緒六・三・一九〕

◎論俄日結好

近日之論天下大勢者謂、亞洲大局、惟俄爲足慮、而欲中國與日本結歡締交、以固輔車之依、而成犄角之勢、而究之日本、則務逞雄心、方以遠矚爲務、滅琉球弱高麗、汲汲於前中朝之屬服、滋中國之怨嫌、並不防俄國之肆其東封也。中朝亦專注意於西陲、必欲蕪復故疆、以期兵威之足畏、而杜外國之覬覦、其實無事則粉飾、有事則張皇、求其辦理一事愜心而貴當轉不可得、此則中東之情形、而亦中東之癥癖也。不知沈沈觀變潛伏狙伺者。卽於此而奮其詐謀、施其詭計矣。近閱西報所言、俄人卑辭降禮、傾心厚貌、以與日本交歡、雖未申之以盟誓、重之以婚姻、而曲意結好、惟恐事不得當、已見諸國書之往來。使者之通問矣。昨又傳俄主錫日王與宰臣以爵銜、此乃泰西常例、無足深怪。然敬其主、而並及其臣、豈非以宰臣操一國之政柄、會盟征伐、實所主持。今推卽推誠相與則情日暱而交日深、卽有微嫌未隙、亦可藉此以彌之哉。而日本君臣又以爲、俄果親我、欣然受之、並不疑慮、此則事勢之可爲寒心者也。夫遠交近攻策行之、卒以併吞六國、以俄人之雄才大略、遠掌高麗、其籌之稔而計之審矣。俄日之交愈固、則中日之忌愈深、則勢離力分、俄人乃得乘隙啓釁、先弱一國、以逞其志、事有類於滅虢取虞、情有同於併韓弱魏。夫俄人豈真有愛於日

本、而曲意取悅、以圖相守相保、歷久不渝哉。夫亦惟利是視已耳。亞洲一境善華所萃、多在中原、俄人刻刻垂涎、究不能越國鄙遠踰戈壁千萬里、以與中國爭雄、所藉以搗虛而深入者、惟由洋海以擾各口岸、而又慮日人之或蔽其前、或襲其後也。故欲求逞於中國、必先結好於東瀛。前時則中東並無芥蒂之存、其勢易合。故惟靜觀變動、以定厥謀。今幸天誘其衷、因琉球一事、中人卽有怨日本之心、日人亦有防中國之意、兩相齟齬、隙隙潛滋。俄人於是因勢利導、以錫爵爲牢籠、以交好爲聯絡、而日人亦樂得結一強援、俾中國聞之、必不敢輕視啓爭、而干戈可以永息、琉球可以終有也。審是則俄人誠狡、而日人亦非甚愚也。何也、就當前而論、俄亦未敢遽憑陵日本也。若伊犁之議未定、中俄構釁、日本正可出偏師、以助之於以牽制中國。泊乎勝負卽分、則譬如逐鹿、或禦其上、或抗其下、因而賂之、相與分之、所有利益、定必均沾。凡此皆日本君臣所必意料及、而且夕思得藉手者矣。惟中日境土毗連、中國勢不可支、日國書亦將及獨之武云。若不關乘將焉、用之官之寄云、將誠是誠、何愛於虞、以俄人之無厭、果何厚於日本、而何懇於中國。諒見高識遠之人、定必慮及、且爵銜之賜、雖泰西各國事所常有、然聞、平秀吉於明使龐詔渡海冊封時、初甚欣喜、戴冠冕披緋衣以待、及宣詔至封爾爲日本王、秀吉遽起脫衣擲冕裂書、怒且誓、此等點染難馴、原不足道、然梟雄舉事、實有大異乎尋常所爲。日本今者、豈無秀吉、其人姑不具論。吾惟願日人深計夫後日之禍、而又望中國深思夫交鄰之道。斯則兩國之福也已。

〔一八八〇・四・二九、光緒六・三・二一〕

◎論日本設與亞會

嗚乎、東瀛事勢、至今日又當一變矣。琉球卽已夷滅、高麗固知振興。

其足以自立爲雄者、惟日本耳。然據其迹而觀之、則似專驚富強。惟恐因循苟安、終歸削弱、致爲強鄰所兼併、而深窺其隱、則紀綱之漸弛、風俗之漸偷、時事日非、人心驚然不靖、甚可虞矣。智巧日尚、則天性日漓、機變日工、則奸詐日出、而受其敝者書先中於國家。故無懷葛天之世雖昨、渾噩、鷄犬之聲相聞、盜賊之患不作。後世循懷古治、未嘗不慨然慕之、恨不生當其際出作人息、安於不識不知之天。詎料、以古樸之俗所稱爲人崇禮義、俗不奸淫者一變、而習於縱橫捭闔之術、強兵富國之謀、其君則喜於政治更新、臣則期於勳名克建、而其民亦急功利、務誇詐以談時事爲有才、以知變通爲有用、而所以挽回氣運、扶植綱常、俱在所不計也。然要在所當慮也。夫政令刑罰、國之大紀而君之大柄也。故其權悉操自朝廷、而非庶民所得妄議。日本與中國同居亞洲、國俗政治、雖有不同、而頗多相類。今則其民必欲仿西國之例、欲自行公舉所知之人、以參議國事。蓋有將平泰西之強盛、而又以爲非此則君民之情不能達、朝野之氣不相通、而事卒不能歸於妥善也。然使日廷俯准國人所請設立議院、所有大臣進退用舍、悉聽諸民間、以決從違、不又與各國遣使相約通商時、處士倡議尊王室之意、大相左乎、日廷堅拒不允舉行也。然風氣既開、而時局頓變、國中各會由此次第倡行、朝廷不復能爲禁止。凡創立一會、必有世家士族爲之主盟、一倡百和、靡然成風、至於練習武藝、講論兵機者、亦公然聯名稟請、擇地建院、地方官且不敢過而問焉。則民情之強悍、有可知也。今聞、其國有志之士、又設有興亞會名目。其意蓋欲振興亞洲之大勢、而使國運日隆、驟然與歐洲比烈也。故必學習中國及高麗之語言文字、而徐有以知其政治之得失、教化之盛衰、其善者則從而效之、其不善者則因而改之、務期救弊補偏、興利除害、以成隆平盛治、是則此會之創、洵乎志大而計深、慮週而心熱也。其與民間通行公舉議政人員之法、及講武諸事、豈可同日而語哉。吾謂、日人此舉果能事求實際、不尙虛聲、則日國

之興、殆未有艾也。何也、中國時事雖屬孔艱、然而禮義廉恥之風、未嘗泯然無存也。忠君親上之忱、未嘗泯然盡喪也。若去其粉飾之具文、革其儉安之積習、朝野上下早作夜息、勵精圖治、先求民隱、繼厚民生、次固民心、終作民氣、則用充足軍政修明、豈非萬年有道之休而四海懷柔之治哉。現聞、日本會中人擬選舉英奇秀特之士、至中國都會之區、設立書院、以資練習。吾知他日學成而歸、必將有以致之乎其君、陳之其相。凡紀綱之漸弛者、將從而更張焉。風俗之漸偷者、將從而挽回焉。民性以節、民情以和、而修好睦鄰、敦崇禮讓、寢息兵戈、熙熙然相與共安於無事、而永樂夫太平也。此亦事所可爲、而勢所可致也。孔子曰、齊一變至於魯、魯一變至於道、吾甚有望。夫日本及今而又能有以一變也、則謂興亞會之成即日本一變之機、要無不可也。

●西報論中俄事

西報言、中俄啓釁之事、前者紛紛傳說、而其實在情形、至今猶未得其耗也。若以戰而論、則中國尙爲得天之時、據地之利、而獲人之和焉。然中國固未必開仗也。中國雖重怒崇宮保、以爲大辱國家、亦因俄人無厭之誅求、有以激成之也。然中國權不至與俄決裂、頓起兵戎、要其憤激之心、敵愾之氣、軍火之辦、戰具之充、亦能使俄不敢過求、不敢強迫而期志必得逞也。今得中國如此舉動、俄人之氣、將不覺頓沮、而阿富汗、馬利之圍自可解矣。蓋俄人久欲取馬利地方、而始則困於德谷蠻之戰。今又困於中國之震怒、則馬利之圍、豈待異時而始罷兵哉。此亦猶日本琉球之事、而中國今不置問也。故俄一動而日本琉球之禍解、中國一動而阿富汗馬利之役亦解。此日本之幸也。亦英國之幸也。西報所論如此。未審於歐亞情事、當否姑照譯之、以質知者。

○日本設立興亞會

前錄西字報謂、日本朝廷擬遣人前來中土、學習中國語言文字、改從中國裝束、以便出入往來、而免有駭物聽。茲悉、此議實倡自其國之臣民、糾合同志、創立一會、名曰興亞。蓋取乎振興亞細亞洲之大勢也。倡始者七十餘人、後之聞而附入者、又七十餘人。會長爲長岡藤美、副之者爲渡邊洪基。皆日本之名望素著者也。又選舉會中人之才學優長者、以分理厥事、議有聚會章程、定期會議、其會所則設於東京、招集同志、授以中國語言文字、設通信人員於亞洲都會之區、詳紀地方要務、又於中國之上海、高麗之釜山等處、各設會所、俾中國日本高麗三國之士、以時聚會、通其言語、授其文字、切磋講貫、俾學業得以有成、而亞洲之大勢、庶幾振興焉。觀日人此舉、洵可謂有志之士、識趣不凡矣。現其幹事人員名會根俊虎者、已偕同會中數人、附航到港。蓋將審察情形、以便在中國酌議建設會所也。

〔一八八〇・四・三〇、光緒六・三・二二〕

○興亞會事續錄

昨錄日本興亞會幹事人到港、聞是奉日廷之命、前往波斯、以察其政治之得失。風俗之華樸。山川道里之險易。土地物產之繁滋。俾增識見而備考究、其正使爲吉田正春、字靜海、工詩善畫。副之者則山撫一郎也。擬於日間附英國郵船前往、而同行之會根俊虎、字嘯雲、伊來蒙古字穆齊、則擬先同到粵垣、游歷各處、以增長其學問。聞皆興亞會中人也。由其國兵船啓行到、即偕管駕官伊東祐享海軍中 秘書官福島行治、前來相訪、詢悉、此兵船將巡歷印度洋海各國島、以探測其水道等事也。惟興亞會之設、其意甚深、而其識極遠。茲再錄會中緒言於左、俾覽觀者因得以知日

人志之所存焉。興亞會設立諸言。

竊惟、方今亞細亞洲之大勢、國不相依、人不相輔、委靡偷薄、苟且自安。當此之時、全洲志士孰不慨憤者哉。夫歐美諸洲之能致隆盛者、皆由於彼此言語相通、情事諳練、故緩急可以互相維持也。嗚呼、使我全洲諸國若此、則振興衰頹、而比隆歐美諸洲、豈其難哉。亞細亞洲諸國能張紀綱、而獨立者唯本邦與支那也。如朝鮮・安南・暹羅、其名雖爲獨立、比之自槍以下而緬甸天竺等、直受歐各國之制馭、豈不大可嘆哉。此興亞會之所以不可不亟設也。夫本邦之結交於支那朝鮮、亦已久矣。而安南・暹羅・占城・呂宋諸國、亦係蕃交。其于通信貿易諸務、所關係者重且大、固非歐美諸邦之比也。然於支那・朝鮮兩國、交際之情勢、至今猶未有孚。況其他乎。在今日之急務、聯亞洲諸邦之士、協合共謀、興正道而拯衰頹、則不可不先知其情勢、不可不先通其言語、本邦能歐美諸洲之語者有之、而能支那・朝鮮及亞細亞洲諸國之語者甚少。何也、校舍之設未全備也。豈不遺憾哉。今特創立一校於東京、招集有志、授支那語學、亦設公報局于東京、並置通信員于亞細亞洲樞要之地、詳載該洲關係之要務及會中之情況、以報於會士、將來亦設一校於清國上海及朝鮮釜山等、而廣會三國之士、言語相傳、情勢相通、以大有所講求、而後漸次及諸國焉。志士苟無馳遠而進近之悔、惠然肯來、同盟于本會、贊成其事業、以匡其不逮、則振興亞細亞洲之大勢、其庶幾乎。按、此緒言所稱支那即中國也。歐羅巴人航海東來、稱中土音爲支那。日人沿之、遂以支那爲中國云。

〔一八八〇・五・七、光緒六・三・二九〕

○東瀛郵報

日本東京消息言、日本駐劄日耳曼公使乃阿過基也。定以西歷五月十一

日啓行前往。其駐俄國爲公使者、乃楊那基華喇、以十四日啓行。其駐澳大利公使、爲伊特。駐意大利公使、爲那卑詩馬。駐泥特蘭公使、爲那哥嘉。俱准二十八日啓行、而駐泥特蘭之公使、則兼理比利時及墨兩國與日本交涉事務云。日本泥芝新報云、日廷遣參贊官燕那儀、前來華京。蓋因中俄之事而行也。中國朝廷前曾請於日本謂、如俄與中國爲難、以千戈相向、則謂日本助中以擊俄。茲者日本特遣燕那儀回答中國、聞、燕那儀曾奉日本朝廷諭旨言、中俄若有啓釁之事、日本惟守兩不相助之義、並無偏袒也。又聞、燕那儀更奉有諭旨、著其與中朝論定琉球之事云。頃讀日本郵音、則謂泥芝泥之新報所述、燕那儀爲中俄之事至中國、并非確耗。中國於俄事、未嘗有謂於日本求其協力相助也。

（一八八〇・五・一〇、光緒六・四・二）

◎日本人論中外大勢

日本人有金子彌兵衛者、向居中土、於中外大勢、頗深討究、而有以悉國運盛衰之由、時事得失之故、著爲論說、俾操政柄者早作夜思、勵精圖治。其識見之卓越、立說之精詳、誠非空言無補者之可同日而語也。茲於日本興亞會報告、得詳讀之、覺探原扼要、實有當於今日急務。亟登錄之以爲識者。其言曰、按、亞細亞洲混沌之關、人文之興、特爲五洲之最矣。大抵在四千年之前、既有人民之生育、邦國之建立。其在東者爲支那、在中者爲印度、在西者爲亞細亞之土耳其。惟上古精細而治未製耨契、其事不易考也、雖有古史墳典舊約之書、而代遠年湮、率係後人所僞作、荒唐無據。比比皆是愛就其傳記可憑、事蹟可信者而論之、以上諸邦在三千年之前、早已人類繁多、文物隆盛、城郭宮室之美、衣冠器具之宜、舉無不備、而靡桑互市之利、禮義人倫之教、亦莫不蒸蒸日上、降而至三千年之

前、人智益開、發明最多、上自制度教令、下至學術工藝、無不燦然可觀可謂盛矣。當是之時、若歐羅巴洲東南意大利希臘等國外人民、尙穴居、或未知火食、混沌朦昧、其山林原澤、則猛獸吼噬、毒蟲萃聚、景象鴻荒、幾非人境也。距今二千六百年之前、羅馬始建國於意大利、傳數世勢漸盛、東滅希臘、次及亞細亞之土耳其諸國、西併諸蠻、而至日耳曼·英吉利。按、希臘建國於歐洲最早、而羅馬次之。皆在二千七百餘年前。除此二國、歐洲無他國矣。歐洲內地化育文物之興、實濫觴於此、而羅馬之文化則取之於希臘、希臘之文化則取之於亞洲土耳其諸邦。史之所載、歷歷可徵。姑勿再贅。羅馬即強併有強太、耶穌教遂漸滋於歐洲、後因爲十字軍之役、洲內之民投於役者數百萬、皆自觀亞洲文物之旺盛、而心竊慕之、及兵解而歸、有學而述之者、有模而造之者。學術之理、技藝之道、愈講愈精、古風漸除、陋習漸去、邇來變廢乎進於文化。由此言之、則歐洲之文物、實亞洲之賜、而亞洲文物之先於歐洲、二千有餘年、歐洲文物之興、距今僅五六百年耳。吁似非可相提並論也。雖然今則亞洲之大勢、就所目見耳聞、其不及乎歐洲者遠矣。試詳論之、歐洲近者國富兵強、咸以進取爲智、日進、化教日興、窮天地之理、致萬物之性、絕妄誕附會之說、持確鑿真實之論、文學並茂、事業振興、內之爲政令文教之宜、外之收貿易通商之利、上下各得其所、而人情遠矣。亞洲則反乎是、土荒民逸、守舊泥古、儉安苟且、元氣衰頹、聰明蒙蔽、物理淆亂、邪說流行、政不信、教無實、上下怨望、官民相凌、愛戴之情去、而叛離之心生、及一旦有事、而欲使之禦內患、防外敵、其不狼狽而束手者、幾希矣。何亞歐文物之前後、如彼其遠、而其隆替之相反、如此其甚耶。似難遽索解人也。抑吾聞之識者曰、亞人之性好靜、歐人之性好動、靜則止、動則通。此亞洲文物所以止於今世、不復進也。又亞人易信於事、而歐人易疑於物、信則不深其研窮、疑則必舉其原委。此亞歐方今文物異同隆替之所以判也。此稿未

完。

〔一八八〇・五・一一、光緒六・四・三〕

◎接錄中外大勢論

雖然彼丈夫也、我丈夫也、有爲者亦若是、文物之隆替、邦國之盛衰、惟在其人爲與不爲耳。然則當今之時、欲挽回亞洲數千百年之頹廢、而爭雄於歐洲之富強、誰爲其人者、雖世有其人、而勢猶有待、豈人力一時所能爲、曰否不然、今日之勢、惟患無其人耳。卽有其人、勢足有爲。往時我邦人物率與歐洲相印證、而相爲消長。惟近年志士輩出、賢豪並興、贊聖國是、共成不拔之基。人文日開、世運漸進。此正所謂大丈夫有爲之時、延及全洲、則亞細亞之振興、可期而俟矣。由此邦人已爲有其人、勢亦在其左右。豈其難而莫能者哉。意者、全洲人民之性情伎倆、無異我邦人。我邦人能爲之、全洲人豈不能爲之。庶幾我邦之人所爲、不止於邦內、猶進而與全洲共有所爲、以挽回亞洲數千百年之頹廢、而爭雄於歐洲之富強。且時不可失、事之成敗、在時之得失。昔者、英吉利富強、文明先於亞洲諸邦、雖僻在海島、爲大洲之盟主者、歷數百年、諸邦皆仰之如山斗、其權勢威望、至今不衰。豈非投機則事成、先發則制人之謂歟。今我邦之於亞細亞大洲、勢類此焉。歐人嘗有言曰、東方應有一強國。謂我邦之將雄長於全洲也。嗚呼、我有此名而無其實、何以答天下之人勉哉。邦人之賈不輕也。全洲諸邦亦應振刷精神、盡除積弊、煥發新猷、而同心戮力、以成大有所爲之勢焉。是則區區之心所爲深望者也。我邦自開創以來、數千年於茲。制度文物、未嘗有今日之隆者也。方今我皇聖明英武、羣賢執掌於政、諸才踴躍於化、君民同體、勵精圖治、物悉祛弊、而就利事、皆革故而鼎新、人智因以開、世道因以興、此世之所謂駸駸乎日進於文化之域者。

其制度文物之隆、固已如斯矣。雖然自深心者、觀之我邦、方今制度文物隆則隆矣。乃鑒於內而不足於外歟。何也、兵備未完也、貿易未旺也、譬之於人、猶食而不衣、豈得爲全矣哉。此稿未完。

〔一八八〇・五・一二、光緒六・四・四〕

◎接錄中外大勢論

夫制度文物、食也內也、兵備貿易、衣也外也。食則內免飢餓之虞、衣則外無寒凍之患。人之保其身也、不可歉於衣食、衣食兩得而身始全。保國亦全、必須要饒於內、而且足於外也。今我邦得於制度文物、而失於兵備貿易、所謂人之食而不衣者、一朝風雨驟至、凍寒之慮、其可免乎、宜思有以防之矣。此我所謂當今之時、挽回亞細亞數千百年之頹廢者、邦人之責也。顧、其實也至重、其事也至難、而全邦之大勢、則向如此。吁可不慮歟。其即慮之、則惟有爲之耳。兵備未完歟、我爲之使完、貿易未旺歟、我爲之使旺、邦人卽有其責、雖事係至難、敢自棄而莫爲哉。蓋事不可止、止則必自傷、譬如二輪之車推行、忽止則顛而仆矣。與其止而自傷、孰若進而自圖、使圖而不就、尙爲優於止、而況卽圖未有不就者乎。且試觀我邦境域之形勢、東南大洋茫茫無邦國之爲鄰、惟西對朝鮮、而望支那、北接樺太、而鄰滿洲。夫朝鮮也、支那也、爲我邦之墻垣。樺太也、滿洲也、爲我邦之門牖。墻垣完堅、門牖鞏固、斯可以高枕無憂也。今也、墻垣不堅、門牖不固、雖倚以應不測、難恃以備不虞、况虎踞狼躡窺我者、恒相踞於門牖之外、欲冥然無七閩之驚、其可得哉。故今日之急務、惟宜振作有爲、自強不息、以圖全其所不足也、或又論方今形勢曰、我邦居海島、而與支那、朝鮮後印度比鄰、均爲亞細亞之東疆、今我邦之有此三國、猶齒之有唇。唇亡齒相依、唇亡齒寒。今者、支那之東、朝鮮之北、滿

洲屬地方數千里、悉歸於俄羅斯、而後印度要樞之地、或統括於英、或併歸於法。此唇之將亡也。唇亡而齒之寒、亦在旦夕矣。夫一國之得失、固已爲全疆之安危、欲保全疆之安、不可不防一國之失、一國已敗、全疆從亡、今而不早爲之計、其能免乎。切哉、論也。因此而知邦人之實愈大、而爲之憂不可止也。而謂可安於內之饒而忽於外之不足耶。亞細亞之東疆、實爲全洲興替之勢、我邦勇進有爲、以臻於強盛、將全疆胥得所依賴、全疆已安而亞洲之振興竟可以圖。豈徒我邦之福哉。識微見遠者、幸更有以昭示我焉。

〔一八八〇・五・一四、光緒六・四・六〕

◎論中日當釋嫌

日人以亞洲大局之可危、二三有志之士設立興亞會、冀以聯絡各國、俾得各自振作、藉以外禦悍敵強鄰、而內以保邦固國、其志甚可嘉也。其爲會長者爲長岡護美、固華族也。副之者爲渡邊洪基、而爲幹事者曾根俊虎也。曾根嘗爲海軍人員、年少倜儻、自命不凡。入會之人大半與余相識、一曰有曾中士來訪、余謂之曰、當今在亞洲中屹然並峙者、中國與日本而已。其所以爲唇齒之相依、輔車之相衛、要不可一日或緩然、則兩國之交、自宜開誠布公、相見以天。即如琉球一小國、固中日兩國所並屬者也。以地界論之、則於日爲近、然日要不得倖其君、據其地、夷之爲縣、傾覆而翦滅之也。日人雖設百端以自解、而滅國二字、究不能辭。中國以琉球之事、有所追問、亦出於理之不得不然、情之不得不有。而日人以此遽欲干戈相向、自恃其長、以逞厥志。其無乃非睦鄰之誼乎。以中國言之、扶弱國、保小邦、興滅繼絕、仗義執言、固天下之公言也。以日本言之、兼弱攻昧、取亂侮亡、亦開疆拓土者、所應然、特即欲與中國輯和、使與亞會

之設、名副其實、則必於琉事、善爲處置。今中國於此事、久置不問、日之政府宜揆之以大義。仍以中山一府、界之琉王、使之奉社稷供蒸嘗、備兩國之共球、存一朝文制度、則凡在亞洲大小諸國、必同聲合口、頌日本之盛德於無窮也。如是非出於中國之所素、而出於日本之自爲、於日本之國威無所損、國體無所傷。泰西諸國聞之、必以日本高義薄雲漢、爲近今之所罕觀。亘古之所未聞。夫叛而伐之、服而捨之、德莫厚焉、刑莫威焉、此霸王之大略也。且所還者、僅中山耳。其前後山各處及那霸各港所改爲沖繩縣者、可仍如故也。昔琉球本爲七國、後併於中山。今以中山還其故物、正相當也。自有此一舉、可與中國釋前隙、泯夙嫌、盡消芥蒂、永敦輯和。於是、投膠勅石、重結誓盟、中日相聯、而更與英締好、然後可以禦俄。夫俄虎狼之國也。於七雄中比之、無道素。俄與中日土壤毗連、日眈虎視、將來非東侵日本、即北犯中國耳。日本在今日、與其結俄爲援、不如結中國之爲愈也。中日同在亞洲、形勢相維、無事則相勉、有事則相救、而後悍敵強鄰自不敢驟逼矣。故興亞第一義、無過於中日相和、而中日相和第一義、則在還琉球之故土。日本政府何不以此事亟亟圖之也哉。會中人聞余是論、一若無以置喙也者。第曰此興亞事之小焉者也。琉球之事、政府已有善處之法在。嗚呼、果如其言、何以寂不聞也。想但以語言彌隙之而已。夫琉球之事、我國今日即不言、後日必言之。然竊今者、日本之情形、勢成騎虎、即使言之、亦必不肯俯從、當非口舌之所能爭。如使將來不以玉帛交歡、而以兵戎相見、出於一戰、則歐洲諸國、必有覬覦而起者矣。勝與敗皆非中日之幸、亦非亞洲之福也。此其舉動關於亞洲、豈淺鮮哉。乃可謂之細事乎哉。總之、公言之、不如私言之、以理言之、不如以情言之。今日本諸君子即擬建興亞會、在朝在野皆預其列。宜乎、能知政府密旨所在、是則是、否則否、而成旋乾轉坤之功、固自易易、且亞洲中惟中國日本、尤宜協力同心、共相聯絡。既設興亞會、要披露肝膽、

布瀝血誠、彼此以實心實意實事求是、則其與也浮焉。若復各藏其心、不可測度、則所創與亞會、徒皮毛而已。何足貴哉。夫琉球既為中日所兩屬、則彼此俱當保護之、姑留此黑子彈丸、俾為千餘年來自立之國、實於日人有益而無損焉。如日俄人既併唐太、而深懼我中國之兼琉球、不如自取之以固藩籬、此則所見之隘者也。設與亞會者、豈不如是。我請以此仍問之與亞會中人、尙其有以答我。

●譯東瀛報論中東事

日本哈喇新報云、日廷參贊大臣燕那儀達其詩、於中歷三月十三日、前赴中國京城。蓋奉有日廷之命、往與中朝商議事件、乃有關於兩國之交際與日後之和好者、甚屬緊要。其永敦輯睦、固在此行、其決意絕交亦在此行、事極秘密、外人不得預知、而燕那儀亦不敢輕洩也。然其大旨究不外定奪琉球及備俄人二事。因日本既滅琉球、中國前曾以言相詰究、日廷不得不明白回覆也。此其一也。又近者中國與俄國為伊犁致形齟齬、中國請於日本謂、俄國因其薄弱肆其欺凌、多方勒索、百計圖謀、志切鯨吞、心存蠶食、於中國疆土、固不獨伊犁一處在所垂涎也。即中國他處地界、俄將侵奪不休、而伊犁乃其昭然者耳。今者、中國決意定計、與俄從事於戰、因思日本為密邇鄰邦、有如唇齒之相依、當作指臂之相助、中國如相不利、即日本之所不利也。敢布腹心、如中俄開仗、請蒐軍實、簡兵旅、同恤社稷之難、庶共享太平之福也。此中國請日本相助之大意、而日本朝廷則執持公道謂、兩國相爭、彼當無所偏袒、此意已決不必再言云。燕那儀此次到京回覆中國者、此其二也。以俄現在情形而論、泥希利人在國中為腹心之患、俄主之命幾喪其手、非大閱士卒、勤兵遠戍、不足以壓其蔑視主上之心、其出於戰者一也。前與土耳其機戰、俄既已悉索國庫、雖終能克敵、而所得不償所失、若非仍於戰功上專生活、則國將凋弊。其出於戰者一也。

然中國正幸俄有此二難、而樂與俄戰。蓋俄主禍已生於肘腋、安能使士不離心、財既匱於從前、又安能足兵於今日、乘其國事艱難之際、人心未定之時、以圖復疆宇時哉。不可失捷書之報、當拭目以俟矣。特未知中國將以何法而與俄戰、以克奏膚功耳。中國既有此二利、而復邀日本相助協力攻俄、如日本乘此機會、與中國合、則琉球之事、中國可以釋然於心、兩國交情從此必厚。乃日本又不然而謂兩不偏袒。是則日廷之心、使人莫測其端倪、而兩國不合之處、遂終不能解。由此觀之、琉球之事當俟中俄交戰之後、看如何收拾、方能再定奪也。然吾於此節不能無微詞焉。昔者、日本與中國初立約章、其最緊要之端、則在兩國交相助、力以防泰西各國之來攻也。故於約章之內、先行聲明此款。其辭云、兩國今既立約、此後視為友邦、憂戚相關、有利則相助以共成、有害則相助以共去、兩國既盟之後、若他國有以背理蔑義之事相加、無論中東、彼此行文相告、必當即行助力。至助力之處、或涉身事、內為之調停、或出兵相濟以資禦侮、務使不平之處卒歸於平、不和之端同歸於和。此辭備載在約章第二款內、乃今者日廷以為此款所關得甚大、若依此以行、則日本在在有兵戎之費、俱因中國與外國不和、所致轉致本國失利、而國家不得太平。是此數語、便足以危日本也。故日廷憂慮、遂欲重訂約章、撤銷此款。而中國則謂、此約章議立於先、現尚虛懸、而中國適與俄不協、遂有請助之舉。今日日本既不允、又何必議改紛紛乎。然則日本志在妥辦琉球之事、惟有盡其微薄之力、拳拳之心、勸俄國交還中國疆土、使中國歸於好、則日本亦可以無受實之慮。而琉球之隙、或可忘也、或明知無濟於事。然此舉決不能度外置之也。哈喇新報之言如此、而日本泥芝日報則謂、燕那儀之往華京、所奉命非如哈喇之言也。後哈喇新報復言、雖非盡如所言、然其大旨不外於此。所發之論、未可概歸于虛云。

〔一八八〇・五・一七、光緒六・四・九〕

◎論亞洲大局可危

亞細亞洲在地球五大洲中、固所謂聲名文物之邦也。中國賢聖相承、法度典章儼然大備、固非他洲之所能及者也。乃不意、三百年來局局爲之一變、中國疆域廣袤、人民衆庶、財力富裕、惟近今俄英美三國可與之抗衡、至法普澳、則猶有未逮也。然此祇就現在之情形而觀。若論其前、則歐洲諸國固已蹙乎後矣。夫豈能與中國比權量力哉。況乎自歐洲東來、其間爲我中國之維屏維翰者、大小諸國不知凡幾、東南洋諸島國皆慕義歸仁、向風投順、登王會之圖、而預共球之列。自西班牙航海東來、荷蘭英法諸國繼之、艘艦巨艦聯檣接檣、其向之所謂諸邦者、蠶食鯨吞、皆被其所傾覆而翦滅之矣。於是、設立埔頭、建官置戍、徵稅餉以養兵士、以衛商旅、遂爲東道之逆旅。中國之藩衛、於是乎盡撤矣。五印度之地、幅幅最大。其間裂土分疆、而王者不知凡幾。其見於法顯佛國記・元奘西域記者、未可以更僕數、而英自東來據而有之、深謀秘計、智驅術取、不及百年、盡入其版圖、其間即僅有存者亦惟據虛名・守故府而已。中國之唇齒、於是乎盡亡矣。卽如中國之屬邦、近亦岌岌乎殆哉。越南則將併於法矣、暹羅・緬甸則將併於英矣。高麗雖僻在北海、而已屢爲俄人所窺伺矣。所幸者國小而貧、猶石田也。故棄伐之而旋捨、法征之而不終、非其固足以自守也。地非要衝、不足以寄擬也。其近於印度諸國、亦必危若朝露。阿富汗已爲英所割據矣。波斯介於兩大、要難自保。他如布魯克俾路芝蘇爾彈丸等諸國、自解以下、無足齒數。然則試披亞洲輿地全圖而觀、其滅者固無論、已其存者亦幾於若亡。惟我中國與日本、屹然並峙而已。中國以博大勝、日本以形勢雄。然而以天心人事揆之、未可恃也。要必先勵精圖治、奮發有爲、急爲自強之計、以立於不敗之地、然後可毋因循、毋苟且、毋誇張、

毋粉飾、毋蒙蔽、毋玩愒、達上下之視、悉閭閻之隱、固君民之分、略官吏之尊。凡事實事求是、開誠布公、相見以天、其次則開五礦、設電線、開鐵路、樹輪車、添設船艦、製造鎗礮、慎固海防、演練水師、教民從事機器造作各物、通商以裕財源、力農以足民食、聯絡亞洲中各國、使之各自振興、然後亞洲之大局、庶可無虞耳。或曰、中國爲地球中首善之區、地大物博、民豐財足、卽生齒之數五大洲莫之與京、近且散播各處、無不有其足跡。安見將來不盡師諸國之所長而奪其所恃、今時彼所挾以凌侮我中國者、卽我將來所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。初何懼焉。不知聰明智慧不足恃也。林總康阜不足多也。苟委靡自域、日復一日、則環而伺我之諸大國、皆將起而議之矣。不觀夫五印度乎。昔號文明之俗、佛教所從出、歐洲學術大半、由印度流入。至今日、其人蠢然如鹿豕、不知振奮、甘受英人所箝制、而卒不敢稍貳也。嗚呼、天之所廢、誰能興之。苟人事之不修、卽天心可知矣。勢處今日、可不亟亟於自強也哉。

〔一八八〇・五・二二、光緒六・四・一四〕

◎論日人擬改約第二款

日本通於我國最早、而其立約則在辛未七月。其時爲同治十年卽其國明治四年也。所立修好條規十八款・通商章程三十三款・稅則一册。其二款云、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藐之事、一經知照、必須彼此相助、或從中善爲調處。聞、當時立約之際、各款俱已酌議妥協、臻於至善。兩國彼此以爲可行。惟於此款、似覺多所窒礙。論者以爲、如是言之、以後日本凡有兵端、中國必當預聞、不自此多事矣乎。是中國之密亦曾請於日本、擬欲刪除此款、後經日本特簡使臣、進京稟商、卒如前議。或謂、日本立有此條、蓋其時將用兵於高麗故也。夫高麗固本朝貢獻之國也。隸於藩屬、二百餘

年來、未之或改。今如此約、則一旦將爲日本而伐高麗、殊非所以示懷柔、廣招徠也。我國所以躊躇者在此。或謂、日本立約之時、必已具有深意。蓋俄羅斯與之爲鄰、於時方興窺伺之心、而略取其唐太一島。故欲借助於中國、而爲唇齒輔車之依、以收指臂腹心之效。況我國正當勵精圖治之秋、振興正未可量。故引爲同盟、藉以拒強鄰、僑遠國。否則國或有事、亦可排難解紛、而不必以獨力支持。是則日人蓄念之所在也。若高麗最爾彈丸、自日本視之、早已巨無建康氣吞河朔矣。何必借兵力於他人、而爲此深思熟慮哉。自有此約、中日兩國宜乎彼此可以相助。而抑知不然。今者、俄人以還伊犁之故、多所需索、宸衷震怒、星使獲譴、俄人或藉端踐約之故、遂來實言、至啓弊端、未可知也。設使中俄用兵、日有此盟、宜不得置身於局外、而作壁上觀。現聞、日廷將遣使至華、請於我朝而除此款、以後中俄有事、則爲兩不偏助之國。吾以爲、日人此舉是也。俄之強實爲亞洲之大患、虎視鷹瞵、鯨吞蠶食、亞洲之國何一不被其毒。而覬覦中日爲尤甚。其於英之印度、亦未嘗一日忘也。以亞洲大勢揆之、宜乎中英日三國合力以拒俄、庶乎可倖無事。惟日人所有效習西法、亦僅得其皮毛而已、且國小民瘠、外強中槁、財匱不敷、度支時絀、設使助中以禦俄、犯俄之怒、撤一旅之師、以與之爲難、日其能堪乎。今日之立於局外者、宜也、原未可厚非也。是固保邦之道、應然也。若日人因琉球之事、未憚於心、而欲助俄以攻中、則日人之慎也。其意將以取快於一時、而實以貽禍於畢世。恐未必結歡於俄、而適以敗亞洲之大局、而生泰西諸國之疑、苟日之政府出此、則計之左矣。吾於此可料其必不然耳。中俄若出於戰、而日人袖手旁觀、此固在意料之中。特惜其當時立約、果何所見而特設此一款歟、則非問之日之政府、不得而知也。日本所立和約第一款、則曰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、不可稍有侵越。夫琉球獨非我朝之屬國乎。世爲藩服、備列共球。新王卽位、皆聽我國之冊封。歷代以來、無不如是。日

人相距密邇、豈有不聞不知者乎。乃一旦舉而傾覆剽滅之、俘其王、易其臣、縣其土地、夷其社稷、託爲內屬之國、欲以掩天下之耳目、將誰欺欺中國乎。然而盟約具在口、血未乾旋即背之、亦何貴於立約也哉。日之滅琉、第一款已早廢矣。復何有於第二款哉。今信如西報所云、遣使請改此款、雖不爲無見、而徒惜其出之於匆遽之時、而出之於從容之際。夫無事則立約、有事則廢約、是約不可恃也。嗚呼、日人之自爲謀則得矣。遼聞其他哉。

〔一八八〇・五・二八、光緒六・四・二〇〕

◎俄人緝盜

西字報謂、高麗交界之處、西樸馬地方。現聞、有中國馬賊一隊、皆携西國極精鎗械、白晝行劫、高麗人拒之、被戕斃一人、賊匪乘勢放火、焚燒房屋、將馬匹劫去。乃西歷四月二十五日事也。此地與琿春靑連、俄人聞此消息、卽於是晚十一點半鐘、派有兵船載兵五十名、馳往緝捕。其獲盜與否、現尙未知。惟中國馬賊、行劫高麗人、似無預俄事。而派兵遣船、不憚煩勞。如此得非效日本之故智、欲圖琉球、而先爲出師剿臺灣之生藩乎。噫、中國於邊陲之盜、藩服之邦、恒置諸度外、漠然無所屬於懷、而環視其旁者、且將藉事以市恩而售詐、及得所籍手、則援以相爭、追勢成計行、中國欲與理論、究亦勞口舌、而於事已無所濟矣。今俄人舉動若此、得不爲高麗寒心也哉。

●錄日官曾根俊虎詩

曾根俊虎、字嘯雲、日本江都人、曾爲海軍人員、通曉泰西語言文字、首創與亞會。茲至中土、游歷南北、以擴見聞。前日、余餞別於酒樓。嘯

雲即席作長歌、贈余。因錄於此。去年聞君歸洲京、詞壇遠近傳君名、今年見君海國城、綺筵跌宕憶君情、目光如電氣蓋世、議論叱咤風雲生、君言讀書不得意、頭如許無所成、君昔壯遊萬里外、西鄰冰海東蓬瀛、阿蘭觀日即真宰、扶桑濯足恢前程、牘背三千秘文字、胸中十萬藏甲兵、惟君襟懷多磊落、攬轡志圖澄清、方今歐亞相並峙、厥勢強弱難抗衡、藩籬盡撤屏障失、譬如大廈將頹傾、我思古昔益慷慨、時欲呼天嗚不平、中朝與我唇齒國、結好况是稱同盟、一心併力足禦侮、闔閭何暇爲鬥爭、君之所見與我合、有如鸞鳳鳴同聲、東來倉卒不久住、高樓置酒送我行、檀槽急向當筵奏、異方聞樂心忡忡、我今別君請自愛、慎毋痛飲如長鯨、北游燕趙多奇士、屠沽意氣輕公卿、彼自悲謂我擊筑、酒酣各自抒愚誠、明年春風二三月、萬楊柳絲千花明、我將與君再相會、當須一飲三百觥、更爲喚取雙明娥、親煩玉手彈瑤箏、一曲既終意未盡、揮手自此謂長征、君雖不遇慎勿疎、隱居坐待天衡亨

〔一八八〇・六・四、光緒六・四・二七〕

◎論日本議收民間金銀器皿

東瀛新報謂、日廷議欲給發銀紙、收民間金銀器皿、凡有收藏者、不論首飾玩器鉅細新舊、悉勒令開列價值、概繳公家、而以銀紙給還、倘有私匿事經發覺、擬罪不貸、俟集收後、則將各器付爐傾銷、以便鑄造金錢銀圓云。夫西國現用之銀紙、即中國前時之寶鈔、行之稍久、靡有不弊竇滋生、轉致傳窟。因而罷廢者、在國家爲之、祇屬一時之權宜、在民間藏之、難持萬金之富穠。觀於宋明季世、可爲殷鑒。故我朝定鼎以來、不復製用。而市肆之匯票、則聽其自爲、即當軍務迭興、餉需支絀、而朝廷曾未議及於此、非不知變通甘安窳之也。亦以貨賄自足通行、而幣幣適形粉擾也。

日本步武泰西、事事效其所爲、而更變既多、費用不給、乃議造銀紙、以救目前而通緩急。其於裕財源節財流之法、夫固未暇講求也。計、自維新以來、政事悉改其舊、革故鼎新、日張網羅、徒觀其外、似覺駸駸然日臻於富強、足以牢籠萬類、陵轍古今。咸謂、日本之興正未有艾。然有識者早已心竊憂之、決其不出十數年、物力將增、而大功難竟。蓋以地土褊狹、財賦所出、祇有此數、即盡括於民間、亦不足以供度支而免竭乏之患。現所恃以彌縫敷衍、已悉仰賴於銀紙、公私製造日出日多、而金銀反不見視、將來必致窒碍、而不能通行。致亂之由、必萌於此、可爲寒心也。不謂此論出後、曾幾何時而僞做銀紙之案、指名控告者、乃在富家宦族、未及定讞、民間貿易所用銀紙、日就減值矣。然此猶曰貿易場中、自啓嫌疑、或藉以圖利、故爲此壘斷之行居奇之想、而於財用源流無碍也。今忽下此新令、欲以有名無實之片紙、易億兆珍蔽之寶貨。其視徒手攫奪、何以異乎。無論日民之必不應也、即使畏罪奉法、傾其箱篋、搜及莊奩、遺珥斷簪、盡輸官府、區區日境、所得幾何。自經此次搜括、他時更欲鑄做以充國用。又將何術以再取也。且以民間有限之器物、應國家無厭之請求、其不致激成變亂爲厲之階者、幾希矣。因支絀之故而議及乎此、非徒剝肉以醫瘡、直是療飢而食瀾脯、止渴而飲鴆酒、靡有不殞厥軀者也。是以先王知財用之宜足而國用之宜濶也。以九職任萬民、以九賦斂財賄、以九式均節財用、以九貢致邦國之用、而又設內府外府掌之、職內職歲司之、財用之數、既得家幸、遂於歲杪會計、而立其制、量入爲出、務使時有盈餘、以備凶荒之不給。凡興築軍旅、皆必不得已而後舉行、非慮勞民實慮虛糜也。故其時君不必設法以取於民。民自能竭力以奉其君、上下安和、而社稷長久。今日日本以其國據利便之形勢、有基於泰西政治、銳意富強、而不統籌全局、漸以出之、徐以圖之、惟求旦夕之功、聊以自娛、外則務誇詐以耀鄰邦、內則務聚斂以削其民。譬如醫之治病、不顧其人之元氣若何、

妄投藥餌、以冀振精神、而祛痼疾、抑知峻補之劑冠冕堂皇、雖足取悅一時、而客氣壯火流連腸胃、漫淫骨髓、已受其煎伐、而不自覺者矣。是與過服寒涼致人速死、無以異也。廢鄧曰、內氣狡憤、陰血周作、張脈憤興、外強中乾。日本今之情形、毋乃類是。夫日本與中國境地毗連、輔車相依、治亂攸分、安危所繫、彼其併取琉球、固自以爲得計。豈知名爲開拓土疆、實則暗耗國帑、而竭蹶之苦、亦獨知之。今爲此議、是真萬不得已者乎。然胡勿反求其本、俾民日安、而用日舒也。

〔一八八〇・六・五、光緒六・四・二八〕

◎論俄人通東洋

俄羅斯在地球中、固所稱虎狼之國也。東兼西併、南征北伐。惟以關土地廓版圖爲心。然始不過與歐洲諸雄國爭強。若中國邊陲、固未敢窺伺也。自得西伯利部、遂築城於雅克薩、以侵擾索倫諸部、屢經中朝遣兵拒戰。後乃分定疆界、許通貿易。由是、蓄謀養銳、覷便乘利、欲席捲黑龍江全境矣。其商船之至日本、始於乾隆三十三年、因海禁甚嚴、無利可遂。又不能探悉其境內之形勢。故裹足垂三十餘年、不復過問。然其心固未嘗一日忘也。嘉慶九年、遂藉送回日本漂民、抵唐太島躋互市、尋遣其臣勒薩諾德、以送漂民爲辭、乘機寇掠唐太等處。咸豐二年、俄船亦以送還漂民、至日本下田地方、明年復遣水師提督布陀廷至長崎、請正唐太疆界。嗣又駛船入攝海。十一年猝有兵船泊於對馬島、劫奪民物。蓋示爭唐太之意也。日本執政旋因與泰西各國擄兵、諸藩爭勝相軋、遣人赴俄、論唐太境界、約許民人同居。光緒二年遂割唐太全島與俄人、而俄則償日本以千島。按、唐太一名庫頁。又呼爲樺太洲、在日本北境、與俄屬相連本蝦夷之地、而俄人與日人又雜居其中、初亦不知果屬何國也。俄使初到日本、即議畫界、

爭訟不休。其境山則產樞松、海則多鮭鱒、而所出昆布尤夥、歲中不知幾千萬石、販運出外、獲利不貲。然俄人之所垂涎者、固不在此。蓋以其地四通八達、形便勢利、置兵屯戍、足資控制也。俄之初得亞伯利部也、原不費一兵、不折一鐵。特因商船往來、以貨易皮、日漸狎熟、遂盛誇俄之富強。其酋長有挈家至俄者、觀其城郭壯麗、人民蕃庶、心竊慕之、歸語各部、相率獻其貢物、諫其叛圖、俄因據險要、築砲臺、以鎮撫之。由是、徒罪人修道路、築城堡、輾轉東望、遂有全部。其東南一隅與日本僅隔一衣帶水、多港灣可泊巨艦。前數月、俄人又遷其罪人至唐太。是即畧定西伯利部之故智、而欲滋其族類、以逼日本、固不可言而喻、並無待智者、而始知其用心、悉其隱情也。竊謂、日本將來之患、莫甚於俄、而莫失計於與俄以唐太全島。傳所謂滋蔓難圖、蔕所謂開門揖盜、史所謂坐守窮山、引虎自衛者也。就今日情形以觀、俄與日儼若友誼克敦、爾無我詐、我無爾虞、使者相望於道、錫爵及其君臣、德禮有加、猜嫌不起、足以聯聲勢、同休戚。而於中國則肆其欺凌、行其擄奪、俄既竊據伊犁、日又併兼琉球、乘時舉事、使中國兼顧爲難。不知中國雖甚積弱、而衆庶猶和、境地猶大、國勢固若金甌、民心咸懷敵愾、倘在上之人有以作其忠義之氣、各戰其地、外侮猝至、捍禦有餘、若俄人之狡焉思啓、不得於此即謀及於彼、正不待東封事竟、然後肆其西封也。則謂經營唐太以逼迫日本可也、且謂經營唐太並欲蠶食東南洋各島可也。何也、前事不忘、後事之師。當其始至日本之時、已有爭唐太之心、及論定疆界、即存併唐太之念、特謀善於中事出以漸紆徐不迫使人並不及覺耳。雖然俄之眈眈虎視、在日本固屬可慮、而在高麗、尤屬可危。若一旦驟有可乘、兩國必將合謀、以瓜分之矣。此固意計中事、而非非爲危言以聳聽者也。夫勢無平而不敗、道無往而不復。俄得西伯利部、踞亞洲之上流、而日本又競於武功、將見千百載鬱結之氣、必當有所洩發、莫之或遏、則介居其間者、欲固國而圖存、豈可不謀之於

早哉。

〔一八八〇・六・一五、光緒六・五・一六〕

◎論臺灣防守

臺灣一島、孤懸海外、而形勢利便、足以控制及遠、菁華奕奕、恒多渾伏未宣、自日本藉生番爲名、猝爾稱戈、中朝當道、洞悉其奸、乃調兵置戍、墾荒設官、立意將全臺之地、次第經營、俾屹成重鎮、而免外人垂涎。誠計深而慮遠、志果而謀週也。茲有游歷其境者、郵寄一函謂、四月十八日、經全臺協鎮周軍門赴打狗地方、携有大砲六尊、分配砲臺各處、以備緩急、並有軍火器械撥交安平關各砲臺。查、此處有砲臺四座、中有一座、乃四年前所築、全倣西國法式、頗稱穩固。其高有二丈、其厚有一丈、上顧以磚、外圍以石、石外又傳以土、或四尺至一尺不等、臺內悉堅木柱、以便張帷幕。蓋臺遠俾兵居樓焉。環臺鑿有小河、濶二丈、深六尺、所置各砲、皆出臺上。其舊砲臺一座、則並無兵炮在焉。惟用以操演步兵而已。自餘二座、狹小殊甚、地方官亦不復留意、口惜。現有中國舊鑄大砲二尊、鑄造較如苔蘚魚、若臨時用以禦敵、必炸裂貽誤匪輕。計、安平砲臺所恃、惟此西式者耳。然查臺基亦不牢固、面上石太重、若炮常動必致塌圯、現已有陷隙之處甚多。潮漲漲、則水可滲入。推原其故、蓋此地多沙少泥、是以鬆而不實、必須於外加泥三四丈、而植以竹棕等樹、俾根株盤結、與泥土若膠漆之相黏、則倉猝遇敵炮、不能擊我臺基而我運砲、亦如平地可以高低、左右無不如意也。臺內更須建有望樓、以便窺察、而鐵網等物、尤不可不預備也。臺之外更宜開拓、坦途多置小砲便守、臺兵勇日夕操演、或測具之高低、或計勢之遠近、以期心有定見、眼有準則、手敏而密、發必命中、斯爲攻守之要務。至於步兵、雖皆湖南練勇、悉用前鎗洋鎗、然

於登山過水之法、未有講求、則步武尙虞臨時不能一律整齊、以制敵人之死命也。至於起號、所以一號令而命進止、似宜自制一法、以免敵人知我所爲。今皆用法國響筒、人皆知之、可以爲備、又非所以昭慎重而操莫測之神機也。然此皆就安平一隅言之耳。至全臺之扼要、尙有數處、姑置勿論。惟窺耽耽虎視者之意。其欲一旦得所藉手如願以償、蓋在安平海口、故防守之務、在所宜先亦在所宜重。近日糖市隆隆驟起、已成爲財賄萃聚之區。若得其地、而於迤北之鹿耳門、浚深河道、則商船便於出入、必將輻湊而至。又於迤西之長沙、築爲隄基、分浚港汊、俾海風颳作之時、船艘趨往停泊、又可免覆溺之患。由是、通商賈、廣貿易、而全臺物產、悉到其中銷售、所有利權、將全歸掌握矣。各國之人、游踪所歷、咸至此而流連躑躅、不勝低徊繫戀者、則其意有可知也。竊謂、全臺稅司當移於安平、全臺防務、亦當先籌安平、然後有以杜觀視之心、而免意外之患也。

〔一八八〇・六・二三、光緒六・五・一六〕

◎論日本人興設各會

日本立國東瀛、地皆環海。故國政民風、胥有發越之氣、而乏沈摯之思。然其碩彥名儒、醇粹典籍、膺腴道真、競競然以繼往開來守先待後爲心者。又非功名之士、勢利之徒所可同日而語也。計、自與各國商通、而後紀綱制度、煥然一新、而有志於表見當世效用新朝者、又創立興亞會、廣結納通聲氣、欲合亞洲之大發傑之輩、探刺外情、綜覈時事、勵精淬志、振奮有爲、以免國勢終歸削弱、外敵迭肆憑陵。每有談論、則慷慨激昂、不禁拔劍斫地擊碎唾壺。此其志可嘉、而其心良苦、誠無得而訾議也。然近又有創爲斯文會者。專於崇尚漢學、以期聖道昌明、隱以轉移乎運會、維挽乎人心。兩會之志趣不同、而用意亦別、一則專馳騁於外、而一則惟敦篤於

內、分道揚鑣、似絕不相伴。然體立則用以行。古者處士名臣、原無廊廟山林之別、其在家而仔肩聖道者、卽用世而宏濟時艱者也。今日人之斯文會、毋乃近是、聞此會之興、日廷亦撥幣千金、以助經費、而大臣皆欣然命駕、以得與於斯會爲幸、學士聞風興起、雲集響應、不旬日已得千餘人、則此會有關於世道、甚非淺鮮、有可想見。然竊、卽會中人之議論、以窺會中人之用心、似有甚不得已焉者。蓋亦計衡世故、深惟時事、而私竊憂之、以爲可危可懼者、不在於遠望之莫能動、而在於措施之多未善也。聞有詢所設之與亞會於意云何、其人答曰、繩樞蠶繭之儒、聞見淺陋、不獲與當世名人馳逐、與亞會之設、誠不知其何旨。惟果能振起亞洲衰替、則我輩亦亞洲萬億中之人、目觀隆平、豈不甚幸。若徒慕歐洲政治、竊取其皮毛、遂占自喜、眞所謂却行而求及前人者、可爲慨歎。我國介居諸強國之間、莫不眈眈虎視、環伺其旁、時思乘間抵隙、不啻鄭之於晉楚、今莫能振興、惟學其皮毛以求容、似非計之得也。噫、深味此數言、眞漢之賈太傅而宋之陳同甫、同一悲時憫事者歟。而論者輒謂、日人之徒學皮毛、猶屬有志以視世之自專而卑人者、遇有談及別國法度、輒鄙爲不足學、甚且掩耳卻走、惟因循委靡、甘於自域、若遇交涉事件、則茫然無措、非隱忍苟活、卽輸賄割地、上則悞國、下則害民、其實不肖之相去、豈不有天壤之別哉。不知主善爲師、古之訓也。積中不敗事之經也。國家之強替。時勢之安危、必先求足乎己、然後漸圖外著之功、今者西法之宜學、不外教大端、而最要者厥惟製器。練兵諸事、至於各君其國、各子其民、各有政教、不能混同也。各有土俗不能改易也。器非財用充足、不能製造、兵非民人悅服、不能訓練、譬如一鄉一邑之中、其富宦之家、則裘馬翩翩矣、宮室巍巍矣、妻妾盈前、僕從繁盛、而願結交侈投贈者又過於遠近、我以中人產業醜羨、不置一旦傾貲以市裘馬告貸、以建宮室、凡妻妾僕從朋友、應求悉欲與之頡頏、無分軒輊、其不至通負山積嫌怨蜩集立見敗亡者鮮矣。

今之徒學歐洲皮毛、以求勝人得非類是乎。此蓋目揚心者、所以不欲馳逐於外、惟以振興斯文、庶幾自成善俗也。此一會所爲相繼倡設也。

〔一八八〇・七・二三、光緒六・六・七〕

◎琉球瑣紀

琉球不過威爾彈丸耳。日人以其相距密邇、遂兼併之、改爲沖繩縣、設官置戍、極意經營。自那霸以達中山府、貿易頗形熱鬧、所有玩好奇異之物、無不畢至、至西洋各貨、亦並充初。其地向來甚爲寥落、物產亦少。凡講懋遷之術、足跡罕至焉。今則頓改舊觀、新造浴池、極稱整潔。向時所未有也。琉球向禁耶穌天主等教。咸豐年間、英國伯爵、曾至其國中傳教、然無一人信從者。所奉爲儒釋道三教、亦建廟宇、如那霸有三元宮、乃古刹也。其文字同於中華、而亦兼用倭字。衣冠裝束亦窳如日人。琉球天氣、與中原異、無論春夏、太陽燥烈、秋冬間早晚固甚寒冷、日中則熱、蠅蚋四時不絕、海風發時、山雲如墨、天氣陰霾。其室中無几椅、皆席地坐、有古遺風焉。首里中山王府、改爲沖繩縣署。近日設立禮拜堂十二所。蓋西教盛行矣。首里府在山之陽、兩旁多古松柏、蔥鬱蒼秀、澗水清澈。向日閣間、多婦女爲市、今則稍別。近日新創銀行、所發銀紙甚爲通流。琉民現甚安之、亦不復知有亡國喪君之感矣。

〔一八八〇・七・一六、光緒六・六・一〇〕

◎論亞洲已半屬於歐人

論者謂、邇自一十六年以來、泰西諸邦、其國勢民情、邊疆軍政、皆已一變其舊、普境日拓、西割法而東侵奧、非復往日版圖。俄得黑龍江一帶

之地、凡從前設官互市之區、皆其屬土、一志經營、以興貿易、而選兵練士、備邊製械無不講求。美國勵精圖治、亞美利加北洲之地、爲俄所屬者、美人已以銀易、故疆域日廣。法壤弱而普俄強、英成中立、美有雄圖。其間轉移變易之故、雖在人力爲之、而亦天心所繫。誠哉是言也。顧、今者西土每變愈上、東方各國亦何不一變哉。如越南・暹羅・緬甸、皆思奮發有爲、特借爲英法之所制、國中亦無非常之人、爲之區畫。至日本則駸駸乎日盛矣。一切舉動幾有雄視歐洲之勢、將來正未可量。如圖富強之術、而使東西之同軌合轍者、要不外乎此。然而以我冷眼觀之、則亞細亞一洲之大局、正復大有可虞。印度一隅、向爲聲名文物之邦、婆羅門即儒教也。釋迦牟尼即佛教也。皆以道化其國人、一切制度、一切學問、流入於歐洲、歐洲之人皆是則是、效率爲楷模。逮後儒佛兩教迭爲盛衰、而民亦漸愚、自爲英人所并兼割據、印度諸人悉從風而靡、無敢抗者。今其人蠢然如鹿豕。但可供驅使而已。嗚呼、何前後相懸若此耶。東南洋各島國、向皆我中國之屏藩也。依時貢獻、預共球之列、而登主會之圖。觀永樂年間西洋朝貢錄、有可知已曾幾何時悉已傾覆窮滅、而爲歐洲諸邦東來之逆旅。今其存者寥寥、亦僅守府而已。噫、正不可危哉。越南制於法、暹羅・緬甸制於英、今已如此、將來未可知也。琉球已改沖繩、高麗危如累卵、俄人在西北、眈眈虎視。倘使一旦逼其鯨吞蠶食、奮其騰張狼顧諸小國、其能自保哉。歐洲大小諸邦、在今日幾於勢鈞力敵、何則水則同有輪船也、陸則同有火車也。鐵甲則堅門同也。戰士則勇猛同也。鎗炮則命中及遠同也。傳遞消息則電報神速同也。昔年在歐洲中、閱十數年、必有一戰爭。今則以火器之烈、漸知兵凶戰危、於是、不戰於洲中、而戰於境外、以在歐洲之外、則乃可以遠也。葡萄牙・荷蘭諸國、能於操舟涉遠、衝歷波濤、不過在明中葉以前、而東南洋印度、已無不備受其害、即其所製舟車・機器・電標、亦不過數十年間耳。而各國俱已精益求精、其所關五金・煤鐵各礦、

亦幾竭其精華、窮其蘊蓄。彼在歐洲一洲、殆已斯削盡矣。而因是及之於境外、彼於地球諸洲、足跡殆已遍及、選勝搜奇、無乎不至、煥若炎洲、寒如水海、皆思一窮其奧。凡爲其所唾棄者、皆不能以人力經營者也。而地球中精美之所存、英華之所蘊、則莫若中國、而問所爲西國之長技者、則一切無有焉。西人雖日出其技、以相誇耀、而中國之人熟視若無睹焉。至於地寶之富、一皆蘊藏未出。此西人所從旁觀觀而垂涎者也。今就地球大勢觀之、而知東南之不及西北也。西北之人久至東南、而東南之人不能一至西北。試觀、盈地球中皆歐洲人也。地球中靈秀沃腴之壤、不過數處、而以中國爲巨擘、地球之人無不欣羨焉。獨惜、中國之人安於自域也。因循苟且、粉飾誇張、於歐洲之形勢、茫乎且未之知也。然則亞洲之局、不甚可危哉。

(一八八〇・七・三一、光緒六・六・二五)

○日本擬設公會

日本尼芝尼新報云、現時日本之民、尙欲設立國家公會、耿耿於心不能或釋。蓋以爲遇事須從公議、乃昭平允。日本三府三十六縣之民、皆如此立論。惟有琉球人不與其列耳。日本軍機大臣多有泥於古法者謂、封建之世、凡任土分茅多爲列侯、即今所謂議政局員之類也。現庶民所議、原與古法有合、須當從之、軍機中所不以爲然者、祇三三臣耳。按、前者日本有王爵阿里蘇麻華職居次相者、亦曾以此言人奏謂、民心如是、不可或違也。故日本國家公會之設、將有成議、不久可以舉行云。

〔一八八〇・八・一二、光緒六・七・七〕

◎論西報述中俄近事

中俄之事，西人最爲留心。蓋以貿易所在，和則利有可獲，戰則事不可知也。然閱各國日報所述，則究未得實在情形，多屬影響之談，且多是臆度之說，大抵泰西諸國，除置身事外無所可否者，其望中俄之出於和，則十居五六，願中俄出於戰，十祇一二耳。而東瀛之日本，因併取琉球，理有不順，心有所礙，惴惴然懼中國以濟弱扶傾爲辭，與之理論，致費唇舌，或費費端，幸得俄爭伊犁，使中國西顧之不暇，惟冀構成隙隙，相見以兵戎，則彼從中以市德而取利，故朝夕引領而望欲戰事之速成也。其餘葡人則以澳門一隅，亦欲乘間抵隙，迫中朝認澳爲葡所自有之地。故其上下議院擬欲通好於俄人，矢以盟誓，急緩相助。蓋以預爲索取澳門地步也。夫葡人居於澳境，已閱三百餘年，中朝未嘗有卽客之令也。德體有加，撫柔莫外，在葡人亦何不逞之有，至於日本地土毘連，實有相爲犄角之勢。輔車是依，唇亡齒寒，胡竟未能見及。茲聞，日人倡言於衆謂，俄國屢有文書，求其相助以攻中國云云。夫俄卽欲與中國爲難，水陸皆可進兵，何待於藉日本之力，卽或假道以出入轉輸，則唐太一島屯以重兵，亦足以張聲威，而資救援。吾知日人之爲此言，蓋以矜德色而行恫喝也。昨日東瀛夏拉新報又言，俄將假道於土耳其，以三萬人由海道以闖入中國。又謂，中國扼要之區，莫過於金陵之狼山一處。夫狼嶺二山，爲江蘇之雄鎮，誰不知之。則設險以守，似無煩他人借箸以代籌。然則凡稱俄國之志圖窺伺者，皆有深意在焉者也。若以其言爲概無足信，固不能以知敵情，而赴戎機，必以其言爲儘有可信，又將致於增己惑，而惰軍實，膺閩外之寄，負疆圉之任者，直豫操定見，以自籌勝算也。噫，豈獨勸戰之言，不可盡信哉。卽勸和之言，亦不宜盡信也。何也，凡身居局外，休戚本不相關，而僕僕

往來，不憚其煩，抵掌而談，至於唇焦舌敝，而轉若有甚樂焉者，皆有所求於我也。否則爲敵國謀主以窺我之意見，而探我之虛實，俾暗通消息，以定計於先也。然則其來與我相商者，皆將驅而出諸境外乎。是又不能惟致敬盡禮以接之，坦懷大度以處之，開誠心布公道，聽其言以審我之勢，盡吾備以待敵之來，果於國體無虧，國威不挫，則卽少有委曲，亦與之和可也。蓋兵連禍結，罹於鋒鏑者，不知幾百萬衆，孤人之子，寡人之妻，糜爛人之無辜肌肉，而軍中經費，且不知胡底，則和敵以安民，是亦仁人所樂聞，而謀國所宜念也。惟彼既恃其彊強，以肆恣陵，且多方要求增幣不已，繼以割地，割地不已，繼以挑釁，則虎狼無厭。計，非痛懲之，無以消當時之患，而弭後世之憂。是又萬不得已而當以戰止戰也。總之，先議守而後可議戰，亦必先議守而後可議和。中國不少形便勢利之地，若者爲當守，若者爲可守，必籌之已悉，而堅垣壘，備船艘，練精卒，設火器，以待敵人前來，則以守爲和，而和乃可恃也。卽以守爲戰，而戰乃可勝也。彼望戰望和之紛紛者，見我動舉，知我有備，不將折於心而絀於言哉。

〔一八八〇・八・一六、光緒六・七・一一〕

◎與亞會宜杜其弊

日本人創立與亞會，其志則大，其名則美，而事勢之難處，意見之各殊，則非特等於無補空言，且將類於陰謀詭計也。蓋太上以德感人，其次莫如恩威並濟，信義相孚。今，日本無端而擄擄臺灣，蓄謀而窺滅琉球，則其所爲睦鄰者，概可知已。卽繁稱博引，援古証今，欲維時局，其誰信之。雖曰此乃日廷之事，固不得歸咎於會中人也，且其人亦多謀深識卓，腸熱眼冷，洞知時變，眷懷君國，欲得藉手以宏濟於艱難，而不成其勲烈，奠宇宙於磐石之安，斯民於衽席之上者，又何容過爲僭議乎。不知水能載舟，

亦能覆舟、兵能衛人、亦能殺人、天下固有至美之事、及其流弊、且有成爲至不美者矣。茲閱其會中所刊粵人吳鑑與日本人松村駒太郎筆談一書、慮遠思深、語重心重、誠會中人未嘗計及、而亦會中人之所心折者也。其言曰、亞細亞諸國之不相聯屬、往古時未爲害也、在今時則爲害滋大矣。歐洲諸國遠隔數萬里、恃其船堅炮利、橫行亞細亞境內、旁若無人。設亞細亞諸國互相聯屬、有患相救、有災相恤、輔車相依、彼將棄輪不返、又安敢逞其得尺得寸之謀如是哉。而卒不能免是者、則亞細亞諸國之不可不力圖補救也。今觀興亞會之□、似亦有志者之所爲。然一法立、即一弊生。如立會之後、言語相通、即患難相恤、在大國不以并吞小國爲心、在小國不以抗拒大國爲志、則此舉誠爲美舉、有志圖存、未始非識時務之俊傑也。如立會之後、欲識其形勢以行其割據山河之志、欲通其言語以行其窺伺鄰國之謀、則孟子所謂作俑無後亦不可不鑒也。予不揣冒昧、特進數言、欲諸君子既成美舉、仍杜後患、更有厚望焉。嗚呼、觀此數言、可謂眼光獨注、迥越尋常者矣。在興亞會同人、固常力爲維持以免外人得騰其口說、致疑謗之日滋尤、當尋求所、以保邦睦鄰之道。興滅繼絕之仁、然後不授人以口實、四海之士、莫不聞風生感。凡有忠言至計、不遠萬里、樂與會中人相質証也。

〔二八八〇・八・一七、光緒六・七・一二〕

●附錄東洋興亞會同人上李爵相書

東洋興亞會創立員曾根俊虎・伊東寮吉謹稟爵中堂閣下。俊虎等性本迂愚、非遊歷歐美諸國、審其要旨、悉其虛實者也。又非博聞強識能論古議今者也。願乃冒昧波陳、欲汚電覽者、何哉。蓋以睦鄰興亞之念、誠有日夕不能忘耳。今年仲春仲日、同志相謀、設一社名曰興亞會。意在集思廣

益、以盡其長、振興亞細亞洲之萎靡衰頹、而逆折歐洲之氣。敢謹繕章程、附姓名、錄上呈。伏祈閣下賜覽、可則入會輔翼、不可則幸垂大教、勿使俊虎等萬里破濤之勞、與泡沫同消、幸甚幸甚。今閣下之名、中外無不重、閣下之德、士民無不仰、氣如山斗、不嫌土壤、量如江海、不擇細流、文武兩全、出將入相、爲國家柱石、數十年於茲。貴國之大望、一歸於閣下。且不獨貴國之大望歸於閣下、即支持我亞洲之大勢、亦舍閣下、其誰耶。且夫盛衰之理、自古無常、今日歐洲之強暴、亞洲之衰弱、至此已極。如英服印度、奪緬甸、割香港討阿富汗、親波斯、葡萄牙據瑪港、西班牙取呂宋、荷蘭奪爪哇、法則構難於安南、俄則窺視伊犁、垂涎蒙古、施奸謀於樺太、逞毒鋒於土耳其、覬覦朝鮮、貪得無厭、甚至封豕長蛇、將荐及於上國。英更因機乘便、運輸數萬億之鴉片、以衰弱數萬億之蒼生、何其不仁無情至斯乎。而亞人猶毫不爲意、無輔車相依之念、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、豈可不長歎息乎。夫歐美各國、內懷譎詐、外假仁義、雖屢有爭戰、而居常則通聲氣、聯絡相親相愛、患難則相助、如虎兒之爪牙、以張其凶鋒。嗚呼、清日高三國、人類類皆同文、唇齒之邦、獨勿互相親相愛、一伸同袍同澤之志乎。夫我亞洲土地之大、人民之多、幾倍於歐洲、所惜者病在湊而不幸、甘受外人之凌辱耳。今獨立於亞洲大陸者、無過清日二國。他若古昔世及之小邦、爲歐人吞併殆盡、如波斯・阿刺伯等、雖世祀猶存、要亦如晨星碩果、僅擁虛名。豈不哀哉。昔患、中國元世祖東攻北伐、無不勝、南討西征、無不利、竟合全洲、餘錄遠及歐洲。今古盛衰之勢、何相反之甚也。則知制勢在人、願閣下其計之、閣下若爲全亞首唱、則餘邦亦必有雲起相應者、魁奇特達之材、必接踵而至、以供採擇矣。俊虎等實有鑒於印度王族。聞羅無張大羅夙憤受英官之屈辱、投袂奔俄、靜以待時、印度人士憤慨無止、瞻望都城、淵深感慨。然則刺極思復、或天賜我、亞洲之氣運未可知也。從古英雄皆能見機而起伏。願閣下熱慮沈

思、爲國家首唱、載大名於錄、因爲清日高之幸。又爲亞細亞全洲億萬蒼生之幸也。今俊虎等遠破萬里之波濤、來津門以請大教、蚊負之慙良自不免、特不忍坐視我亞洲日淪於衰弱、亦不堪日受歐人之屈辱、以冀與亞報歐、償我夙願耳。俊虎等少不敏、未能精通貴國之文字、干冒尊嚴、罪無可道。臨穎無任悚惶待命之至。

(一八八〇・九・一六、光緒六・八・一二)

◎采郭侍郎論上

當今之時、處今之勢、能辦理洋務、郭侍郎筠仙一人而已。其言曰、南宋以後、邊患日深、而言邊事者岫息編迫、至無以自容程子大儒論。本朝五不可及一、曰以至誠待夷狄。北宋以前、規模廣博、猶可想見。孟子故曰、以大車小者樂天者也。以小車大者畏天者也。而引湯事葛文王事昆夷以爲樂天、漢高祖一因平城、而遣使和親、唐太宗至屈尊突厥、開國英主不以爲諱。終唐之世、周旋回紇・吐蕃、隱忍含垢。王者保國安民、其道故應如此、以夷狄爲大忌、以和爲大辱、實自南宋始。然而宋明兩朝之季、其效亦可觀已。西洋立國二千年、政教修明、具有本末、與遠金崛起一時、倏盛倏衰情形絕異。其至中國、惟務通商而已。而窟穴已深、逼處懸陵、智力兼勝、所以應付處理之方、豈能不一講求、並不得以和論、無故懸一和字以爲劫、持朝廷之資、侈口張目、以自快其議論。至有謂寧可覆國亡家、不可言和者、京師已屢聞此言。召公之戒成王曰、祈天永命、祈天者兢兢業業、克抑貶損、以安民保國爲心。誠不意、宋明諸儒議論流傳、爲害之烈一至於斯也。劉伯和言、談洋務者、祇見得一面道理。吾謂、道理須面面俱到、凡祇得一面者、皆私見也。不可謂之道理。所謂道理、無他、以之處己、以之處人、行焉而宜施焉。而當推而放之、而心理得舉而措之、

而天下安、得位者效其職、身任焉而不疑、不得位者、明其理心知焉、而亦不敢恃尊主庇民、大臣之責宵天下而務氣矜何爲者。凡爲氣矜者妄人也。匹夫挾以入世、而人怒之、鬼神亦從而譴之。此足與言國是乎。如是而去道理滋遠矣、區區愚忱、不惜大聲爭之、苦口言之、以求其一悟。願與讀書明理之君子、一共證之旨乎哉。其言也、非郭侍郎不能言、亦非郭侍郎不肯言、不敢言也。今泰西列邦與我通商立約者數十國、無不日環而伺我。我之軍士不如彼之精練。我之船艦、不如彼之堅利。我之鎗砲不如彼之遠速。我之財賦不如彼之富裕。我之機器不如彼之巧捷。我之心思智慮、不如彼之深微而周密。凡我之情勢、自彼視之、盡如掌上線紋。險要所在、防守所繫、自彼視之、不過付之一笑。凡我之所張皇而備禦者、自彼一舉手間、已如摧枯拉朽。然而莫敢先發者、以其來至中國、蓋以通商爲先、而各國又互相牽制。是則當今之時、處今之勢、中國亦危甚矣。故我國所以待之者、要當開誠布公、相見以天。孔子曰、忠信篤敬、行乎蠻貊。此誠萬世不易之常法也。今之辦理洋務者、有二。一壞於誇張、輕視西國、以爲不足與言。一壞於畏葸、重視西國太甚、一切拘其所請、而不能直行己意、因循粉飾、蒙蔽羈縻、亦皆由此而生。誇張者所謂「廣而內窪者也。畏葸者則務保其爵祿身家者也。凡辦洋務、必先持和約以相周旋、可者許之、不可許者拒之、必信必速、毋隱狗、毋推諉、毋惶蹙。凡事以身任之、官可棄、頭可斷、而此事斷不可許、則彼亦將遂巡而自去、若遲之以歲月、繁之以言詞、牧令諉之於督撫、督撫諉之於總理衙門、總理衙門諉之以朝廷意旨、而後所求無不遂、所謂無不行矣。此其小者也。大者亦如是而已矣。中國之官須清廉公正、不取民間一錢、而於中外之事、一持其平、凡西人之在我境者、苟其守法奉公、我無不力爲保護、平時聲望既足服人、斯臨事乃能著效、西人不畏官而畏民、不畏官言而畏公論、至於中外之交、能相親而相固、則莫如待之以誠。嗚呼、我所以講求睦鄰之道、不外乎是

矣。惟睦鄰之足以保邦固國，古之聖王，守在四夷，今之國家，守在四鄰。

〔一八八〇・九・一七、光緒六・八・一三〕

◎采郭侍郎論下

郭侍郎筠仙曰、西洋以智力相勝、垂二千年。麥西羅馬麥加迭爲盛衰而建國如故。近年英法俄美德諸大國、角立稱雄、創爲萬國公法、以信義相先、尤重邦交之誼、致情盡禮質、有其文視春秋列國殆遠勝之、而俄羅斯盡北漠之地、由興安嶺出黑龍江、悉括其東北地、以達於松花江、與日本相接。英吉利起極西、通地中海、以收印度諸部、盡有南洋之利、而建藩部、香港設重兵駐之、比地度力、足稱二霸、而環中國、逼處以相窺伺、高掌遠矚、鷹揚虎視、以日廓其富強之基、而絕不一逞兵縱暴、以掠奪爲心。其擄兵中國、納輾轉據理爭辨、持重而後發。此豈中國高談濶論、虛矯以自張大時哉。輕重緩急、無足深論、而西洋立國、自有本末、誠得其道、則相輔以致富強。由此而保國千年可也。不得其道、其禍亦反是班固匈奴傳贊有曰、來則以禮接之、畔則以兵威之、而常使曲在彼處、爭奪猶然、而況其所挾持者尤大、而其謀尤深者乎。劉雲生自謂、能處洋務、至是亦自證其所知之淺。而曰、今日之勢、惟有傾誠以與各國相接。舍是無能自立者、鄙人爲時詬病多矣。姚彥嘉謬以爲、學識過人。吾何足言學識哉。宋明史冊、具在世人心思耳目、爲數百年虛矯之議論、所奪不一。考求其事實耳。往聞何願船談詳務深中窺要、怪而問之、答曰、六經周秦古書、下逮儒先論著、準以歷代之史、參考互證、顯然明白、世俗議論、祇自蒙耳。何足爲據。此之謂學識。嗚呼、郭侍郎所語、誠慨乎其言之也。今日、中俄之難已若隱慮、而逆料之矣。我中國在今日、乃值甚危之時、當可危之局而已處於將危之勢。試舉亞細亞洲大小諸邦而觀之、其存于今

者有幾、越南將併於法、暹羅・緬甸將併於英、阿富汗已爲英所翦滅而傾覆矣。波斯僅存而亦介於兩大、將來非鯨吞於俄、即蠶食於英耳。五印度存者□同守府。東南洋諸國之存者、僅擁虛名。琉球已併於日、不祀忽諸、高麗猶石田也、葦爾彈丸、無足重輕。是亞洲之中、中國而外、惟日本而已。歐洲諸國通商東來、以兵力佐其行賈、始以東南洋爲東道之逆旅、繼遂深入吾中國、無不有其足跡、自瓊州以至牛庄、南北萬里、帆檣往來、駕輕就熟、內地則自上海以達平漢口、將來必由長江以抵重慶、由印度以關雲南。凡中國之地無不至、中國之利無不取、宜若與中國互相聯絡、永敦輯睦、而以勢力相脅、仍如故也、則由乎中國所以慮之者未得其道也。日本僻在一方、地狹民寡、而居然雄視東瀛、與泰西諸邦周旋揖讓、而諸邦亦無敢欺之者、每重視日本、而輕視中國、何也。日本事事法西人故也。今者、西國戰艦日益堅、火器日益利、兵力日益雄、火車輪船環行乎水陸、而周歷乎地球、五大洲皆有電氣通標、信息遠傳萬里之外、猶如晤對一堂、挾其所長、以凌侮我中國、而時與吾中國齟齬相競、所請必行、所求必遂、跋扈飛揚、不可復制。此蓋天之大有造於我、而迫我以不得不倣效西法。西人所欲爲者、我當乘時次第爲之、如開諸礦、築鐵路、建電線、興機器、鑄錢幣、造大砲、製戰艦、練陸兵、整水師、改管制、一切振興、悉可與西國爭長、則西國復何至視我中國哉。我中國既能如是、而復開誠布公、以與西人交、則萬國公法、中國自得入於其中、同沾厥益、中外之事、復何至於隔閡。此所謂相輔以致富強也。睦鄰保邦、雖千百年、無敵國外患可也。苟反其道而行之、徒以虛矯之氣相勝、則伺我後者、夫豈第俄人而已哉。是在一變而已。

〔一八八〇・九・二三、光緒六・八・一八〕

◎論日本助俄無益

邇來、道路紛傳、俄若與中國啓爭、日本將起兵相助、以擾閩粵江浙、俾牽制中國官軍、不能專力防禦俄人云。此言不知從何傳起、而一倡百和、竟若實有其事。是戰和尚屬未定、而中國早已添一勁敵矣。然自有識者觀之、微論日本斷不敢袒助俄人。即挾琉球之嫌、以行其要挾之術、狡焉思啓、蠢然以動、罔恤其他、明目張膽、乘索兵船闖入中國、亦未必遽能得志、克償其願也。何也、中國雖甚懦弱、不足與西國爭雄、然以本地之兵民、守本處之險要、尚可背城借一於以壯士氣而固人心也。日本近與中國通商、輪舶之往來、貨物之懋遷、歲中獲利不貲。若一旦棄好尋仇、閉關告絕、道路有壅塞之虞、貨賄有滯銷之慮、孰得孰失、彼必能自辨之、且俄人戰勝、或可稍沾利益、俄人戰敗、必將難免實言。此又理勢之顯然、而準以萬國公法、兩國相爭、凡居局外不得偏助之例、又有不順、日人雖狡、豈不計及諸國之將議平其後哉。此以知其必不冒昧以助俄人、齒非以援中國者也。雖然、爲此言者、又非盡無因焉。要亦日人自召譴壓之口焉耳。當中國怒譴崇使之初、俄人以議約不允遵行、心懷憤恨、深懼中國猝出不意、命將出師、直逼伊犁、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、立即派遣兵船、徵調軍士、嚴爲之備。日人即昌言於衆謂、俄人請其相助、事成之後、利益均沾、而又爲持平之論謂、俄人雖則如此、我日本念輯睦之誼、切輔車之依、必不允其所請以取怨於中國也。此則日人之詭譎、欲以虛詞而市德色也。故今日之傳言、皆以爲日本將助俄人、是則即謂日本原有此心、亦無不可也。然而謀國必計萬全、舉事當求實、濟以俄人心雄志大、恒存開疆拓土之思。近已割有唐太一島、則與日本固大牙之相錯而蝸角之逼處也。而又於黑龍江拓地、而東沿海偏置船廠、則高麗一境亦在所必爭。日本聯

合中國、力圖固守、尚恐俄人從中甚間、猝出不意、爲封豕長蛇之滯食、而貽鯨吞蠶食之殷憂。若果懼中國因俄患已平、必將索還琉球、致費唇舌、不如乘機與俄協力、以肆其憑陵、而遂其兼併、倘俄勢愈張、則狡焉思逞者、又將於中國、高麗之外、而垂涎日本諸島、竊冀得甘一饜矣。蓋東洋水程浩淼、四通八達、唐太一島蕪甫闢、物產未饒、究不足以駐軍士、尙爲重鎮、以資控制。若割有別島、建作口岸、聚船置戍、無事則藉爲往來之逆旅、有事則倚爲徵調之通途、南下可以窺爪華馬辰各港、東向可以爭吉林、遼陽近邊。是日日本固東海之雄封、中國之屏障、而爲俄人所藉寐不忘者也。無論助俄不勝、中國必與結怨滋深、難免干戈之禍。即使助俄克勝、而軍事將聽俄人指揮、莫敢抗顏以逆、所得於中國之利有限、而貽日後隱患者、正無窮期也。昔秦人結好於齊、山東一境、四十餘年未有兵禍。秦人乃日出其精銳、與三晉相角、又忌齊楚合縱、特用張儀、誑楚以間齊、厥後韓魏燕楚次第覆滅、而齊絕不出一兵、遣一旅以相救。卒亦不能自保以免於滅亡。諸葛武侯以區區川蜀、力與魏抗。其計亦財於東和孫吳、及陰平不守、吳弗援救、而王洛樓船即用西川之衆、吳有長江天塹、究弗可支、則知唇亡齒寒、乃理所必然、而勢所必致也。觀乎此、日本乃助俄、其利害固顯然昭著、日本豈真無人哉。想不如是之愚也。

〔一八八〇・一一・三、光緒六・一〇・一〕

◎論俄欲索臺灣

近日西報傳說、俄人欲索臺灣、以抵償兵費。此耗若確、則戰務之興、必不能已。何者、通商內地、賠償兵費、二者中朝雖甚不欲、而念及兵凶戰危、禍變百出、尙或隱忍降心相從。惟臺灣一島、昔爲海外之甌脫、今爲閩疆之重鎮。自康熙戡定之後、雖繼以朱一貴、林文瑛煽衆倡亂、而皆

簡命重臣、調遣重兵、對期進剿、並不使逆將得延喘息。前數年、日本藉口生番、稱兵肆擾、朝廷亦不惜國帑以款之、俾斂兵而退。於是、修法度、議開墾、漸入內地、以期鱗介乎冠裳、唯山乎禮樂。今雖大功未竟、仍駐兵勇、以資彈壓、然規模已備、視之有如內地、而不欲輕以尺寸之土予人者矣。今俄人東顧及之、而欲指名請索、豈非強中朝以必不可從之事、而後有所藉手以啓戰務、而退棄志哉。查、臺灣之地倍於琉球。中國山川、北幹則盡於朝鮮、日本、南幹則盡於臺灣、琉球。而臺灣山脈又自福州之鼓山發源。計由閩安越大洋為澎湖三十島。又東渡洋百里、以至臺灣、實為中國之右臂。山深菁密、土壤腴沃、物產蕃盛。鄭氏以前、中國人無至其地者、隋大業中、虎賁將陳稜偶至澎湖、東向望洋而反。宋史所稱澎湖之東有昆舍那國、即其地也。明崇禎年間、鄭芝龍既降、會閩大旱、始言於當道、以海舶徙饑民前往、人給三金一牛、使墾荒島、漸成邑聚。其時蕪穢甫闢、土膏墳盈、一歲三熟、並無荒歉之田、悉享豐稔之樂、閩省漳泉人赴之如歸市。及成功逐荷蘭、而盡有其地。又得處士陳永華以為謀主、制法律廣招徠、而汗萊日闢、阡陌雲連、以迄於今。貨物饒阜、戶口蕃衍。計其人民將及數百萬眾、此固可當可戰可守、而屹然稱爲天府之雄封者也。中國視之、較諸伊犁、殆亦無分輕重、且伊犁遠隔沙漠戈壁萬里、土瘠水劣、設兵駐防、歲耗國帑、爲數不貲。俄即悍據不還、尚不甚惜。至於臺灣、則各礦皆蘊於地、百貨皆出於市。而又毗連閩粵、則豈能以無端之伺喝、即拱手讓諸他人哉。此情理在所必無、亦事勢有所難忍者也。不然道光年間因烟禁機變、及和議既成、亦曾以香港與英國、開作通商口岸、嗣後西人鑿至、咸欲得一地、設築埔頭、以資販運。而並不聞有以臺灣爲請者。豈皆不知此地之足以控制及遠、利益無窮哉。蓋亦明知中國顧惜維深、培護備至、有顧費無限兵餉、而不願棄之以藉寇兵資盜糧也。且前後山皆據形勢、盡屬沃壤、閩人之往墾耕者、已深入生番界內、自行圍

練丁壯、以相捍衛、實邊有無、以招流寓。當海盜蔡牽騷擾之時、有吳沙其人者、招集義勇、拒賊有功、則其民之急公赴義、自護田園、又非外國兵力所能脅服。故西人即甚垂涎、不敢妄爲求請、以致兵連禍結、靡有底止也。乃歐洲各國、不乘中國多故之秋、而以此爲請、俄人遽因一事齟齬、貪念頓熾、竟肆無厭之謀求。豈真以中國兵力非其所敵、而遂存此奢、望冀倖於或可一得哉。抑亦弗思之甚矣。

〔一八八〇・一一・九、光緒六・一〇・七〕

○日俄結好

日本泥芝新報云、俄國水師提督理梳輔士奇、將往中國、擬在橫濱暫駐行旌。日本水師提督伊那摩都及軍機大臣嘉華馬喇、現預備親赴橫濱迎接、以盡東道主之誼、然後導往度機澳、而以美達官爲提督行轅、於以結好於俄。蓋欲藉以倚爲外援、抑欲從中挑唆、俾中俄釁隙愈深、兵端驟啓、以取黿蛙相持之利也。噫、日俄之交既固。識者不無隱憂焉。

〔一八八〇・一一・一〇、光緒六・一〇・八〕

◎論日本結好俄羅斯

昨接東瀛郵報、日本聞俄羅斯遣其水師提督前來中土、道出其間、暫爲勾留、因擬以美達官爲提督行轅、俾駐節、而派軍機大臣及水師提督、先至橫濱祇候。此其致敬盡禮、蓋於交鄰之道、特有所加者矣。夫以俄主好大喜功、素不務德、而動遠矜。其臣亦皆以拓地開疆爲念。凡四鄰有難可乘、即就其虎視、肆其鯨吞。在日本君臣、豈不知之。乃聞有一介之使、道經其國、即趨承恐後、供億不遺。此非懼憚、實以討好也。亦非修睦、

蓋以圖利也。日本素輕中國、而於琉球一事、又恐或有實言、將生嫌隙、故心存幸災樂禍、竊冀中國有事兼顧恭難、而彼乃得安坐而享其利。側聞中俄因伊犁立約、頓啓爭端、兩國皆意見不肯相下、秣馬厲兵、以備開仗。雖和戰之局、現尚未定、然苟弱一個焉、則鄰薄而我厚、鄰禍而我福、固勢有必致、理有必然也。且中俄相較、俄強而喜動、距日本尚遠、中弱而不振、與日本連近、苟欲發奮爲雄竊師。遠交近攻之策、固莫善於結好俄人、以聯聲氣、而資援助者矣。凡此皆日人之深謀密計、而毒之至熟、以爲張蘇復出、亦有所心折也。或謂、日本邇來步武泰西、通使往來、徧及各國、而合縱締交、儀文既縟、情意尤渥。凡欲接賓客、必務爲侈靡、以示其富察。豈不聞前歲西歐貴人、游歷前至其國、宴會供給之費、動糜數萬金錢、後經司庫大員、恐以後難乎。爲繼始議定條款。豐儉適中垂爲成例、俾知遵守。今之擬款俄臣、亦不過交情所難已。東道所應爲而非禮過於恭、以期得俄之歡心、有所圖謀於其中也。則亦何必過爲慮及、而苛爲譏擬乎。不知俄自與日本換得唐太島、已蕃東畧之隔謀、儼作西鄰之逼處。故日人非無深識遠慮之士、而以國家主意已定無可挽回、惟有居恒私相太息、徒座杞憂。又以天下事勢、欲圖藩籬之永固、當念輔車之相依、謂中東力合則外患可弭、中東勢分則強敵將乘。故特偕同志倡建興亞會、以刺探遠情、而聯絡近助。是彼之人亦明知日本將來不患中國之兼併、而患俄人之憑陵也。今乃棄鄰近同文之國、而遠結好於貪暴之俄人、冀得其懽心、而藉其勢力、雖未必遽爲中國之不利、然燭之武有言、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、又欲肆其西封、若不闕秦將。焉用之。今俄之舉動、毋乃類是。胡日人竟未之思耶。且昔七雄並峙之時、齊惟棄楚而即秦、坐視三晉喪敗、自以秦厚己、必不忍加兵。及秦滅諸國、而齊亦終不免。此又前車之可鑒也。故日本而不慮及久遠、則已如審己量力、從微知著、則防俄宜更切於防中國、而悅俄究不如悅中國也。且日本境土頗狹、人民非衆、以視中國

一大縣、又覺有所不逮。即朝野同心、上下協力、乘天之時、盡地之利、竭蹶圖功、不遺餘力、而菁華究屬有限、造物縱竭所儲藏、斷不足供其人

之恣取。今者五礦則已掘採無餘矣。荒蕪則已墾闢殆盡矣。再過十餘年、地利既罄、人事復竭。恐貿易所入、不敷所出、將坐歎夫民窮財盡也。夫治國之道、培元氣爲上。其次則盡地力。又其次則務貨殖、而修一時之富強、貽後世之隱患、最屬下策。觀於鄭以殺爾國介居兩大、機性玉帛、待於一境、雖不堪命、亦不覆亡。而秦隋之君以一統之盛、豪肆自喜、卒不能保其國家、身喪名裂、禍及後人。日本若有鑒乎此、則所以致治於內、而輯和於外者、蓋必能審其輕重、而得其要領矣。

(一八八〇・一一・二五、光緒六・一〇・二三)

◎辨琉球屬於我朝

琉球一國在東瀛海中、幾若黑子彈丸。開國之始、並無甲子可稽。國朝定鼎燕京、琉球率先歸附、不敢自主、敦請襲封、嗣後貫職恪共、世守藩屬、憑藉寵靈、鎮撫荒微、享祚綿遠、長作東南屏蔽、而永預貢獻之列、則謂非本朝屬國者、非也。第考琉球之所由來、其世次亦多茫昧、其開禪革互乘、匪特隋書歡斯杳無可據、即如洪永初封、亦非姓尚。今詳爲核審、上自天孫、遞至今爵、有約畧可言者也。琉球始祖、其初有一男一女、生於大荒、自成夫婦、曰阿摩美久、生三男二女。長男即天孫氏、開國始祖也。次男爲諸侯始、三男爲百姓始、長女曰君君、次女曰祝祝、爲國守護神、一爲天神、一爲海神。今寺院有三首六臂女神、手執日月、名曰天滿大自在天神、蓋卽此也。此亦荒誕不經之尤者也。傳二十五代、姓氏俱無考。起洪荒乙丑、至宋淳熙十三年丙午、逆臣利勇猷而試之、遂自立。浦添按司舜天討之。利勇死、諸按司羣奉舜天爲主。天孫氏遂亡。舜天爲日

本人皇後裔、三傳而外禪於英嗣。至西威、凡五傳、察度氏與、賢德素者、人心悅服、遂代其國。二傳而爲山南王惠紹所併、以後則世爲尚氏、至今弗替。按、景泰元年、國王思達遣百佳尼入貢、二年遣察折等入貢、已又遣亞間美等入貢。頻年以來、史不絕書、未嘗與明絕也。惟考日本史、明萬曆三十七年、義久取琉球、其後書琉球入貢者十。日本寬文十一年、當中國康熙七年、天和二年當康熙二十一年、正德四年當康熙五十三年、享保三年當康熙五十七年、寬延二年當乾隆十四年、寬政二年當乾隆五十五年。又八年當嘉慶元年、文化三年當嘉慶十一年、天保三年當道光十二年、天保十三年當道光二十二年。其時、琉球雖貢於日本、然亦內屬我朝、其貢船之來、使臣之至、固彰彰可考也。如是日本安得私琉球爲己有也哉。前時、琉國民船遭風飄泊、我朝加以撫恤、固分中事。何容日本爲之置詞。卽其爲臺灣野番所害、其人外於王化、不得爲中國之民人、如英美諸國航海者、無不遇之、未聞其與我中國相齟齬也。日本始則爲琉球而請命、繼則侵臺灣戮生番。若代爲琉球與報復、至中朝以寬大處之、遂併琉球而有之矣。蓋其所由來者漸也。然琉球屬於我中朝、固不可掩也。故因爲之辨、日本其亦善爲我中朝地哉。

〔一八八〇・一一・三三、光緒六・一〇・二一〕

○東瀛郵報

日本初治新報云、澳塞嘉之鑄錢局、近日鑄有洋圓等項、運入庫房者、共值銀十一萬圓、內有金錢、值銀五萬圓、銀圓值銀四萬圓、銅錢值銀二萬圓。西歷十一月四日、運有銅錢值銀二千圓、前往沖繩縣、以便貿易場中云。按、沖繩縣卽琉球也。

〔一八八〇・一二・二、光緒六・一一・一〕

○日官厚待俄使

西歷十一月十八日、日本官報云、俄水師提督理蔬輔士奇、已至橫濱、地方官設宴款待、肴核之豐美、陳設之華贍、倍極一時之盛、非楮墨所能續述。買賣食物之家、裝飾花草之店、至有因此致當者、則其窮極水陸倍致珍奇、亦可知已。日本接待異國官員、每多優厚、於美國則尤極殷勤、尤極款曲。今於俄國亦復如是、以此知日人蓋有甚仰慕於美俄二國者也。然竊以爲、日本不宜出此。蓋日本與俄國毘連、而與中國尤爲犬牙交錯、土壤密邇、相距僅隔一衣帶水耳。與俄國爲友邦、而與中國尤爲與國。中俄齟齬未消、日本似不宜待俄獨厚。蓋厚俄卽所以薄中也。倘中國爲此、日人其能安哉。反是而觀、則日人要宜平其情、而有動於心矣。此日本官報之言也、眞能洞識大體者矣。謹譯錄之、以見東瀛之未嘗無人也。嗚呼、北島之冥、深可寒心。日人何不返而自思也哉。

〔一八八〇・一二・八、光緒六・一一・七〕

○東瀛郵報

日本郵音謂、接得的確可信之消息、言琉球之事、中日兩國皆已調停妥當矣。蓋昔聽納美國赫爾總統之言也。總統言、日本則將臺灣禍北諸海島總名美高詩馬者、割交中國、而中國則將琉球原日之地、歸日本管轄云。

〔一八八〇・一二・一〇、光緒六・一一・九〕

◎論西報述中東事

日本併取琉球、閱時已久、而日人仍有歎於其心、恒恐中朝爲之詰問、而兵爭之禍在所不免。故窺探不已、因藉俄以行其恫喝、恫喝不已、復借俄以市其德色。如所謂俄人欲與假一海島、以備修船艦、儲軍實、俾便輔輪而資接濟。此皆恫喝故智、冀以隱行其計也。又如謂俄人欲與立約、共攻中國、而彼念唇齒之依、輔車之助、婉爲辭卻、則顯以示其大公、而市德色也。究則自知無故取人土地、於理則不順、於事則近貪、於般則相欺、於勢則爲暴、辯無可辯。故心有不安、多方掩飾、從而爲之辭耳。詎庸知早已爲有識所窺其隱而發其覆哉。及近有西報謂、日廷必欲中朝認明琉球爲彼屬國、特遣使臣赴都、請於總理衙門、恭邸堅執不允。且言、此事中國定須追問、特暫緩時日耳。昨東瀛新報又云、中朝已允日使所謂、蓋從美總統赫蘭之言、以臺灣西之島歸中朝、而日本則取琉球故地也。統前後兩說、而深思其故、大抵日使承命來華時、早有成竹在胸。初請中朝認琉球爲其所屬者、蓋以俄患方迫、意料中朝必不敢再結怨於東鄰、致添一敵國、或將隱忍相從耳。後見議有難成、功有難竟、則易一說以請庶中朝多得數海島、稍慰於心、而因以闕其口。由是、琉球土壤、永爲日本所有、是棄無用之海島而得有用之琉球、利仍在於日本、而中朝亦有所藉口不致有碍國體。此事之兩便者也。所傳若確、以琉球而論、則有同於畫地作餅、以中朝而論、則無異於掩耳盜鈴、而日本遂居然拓土疆、而增式廓矣。夫赫蘭總統之爲此謀、蓋不欲中東兩國驟啓罅隙、致類於鴉蚌相持、彼俄人得作漁人、以享其利耳。是萬不得已之調停、非謂日本之宜取琉球、而琉球並非中朝屬國也。然爲中國既不暇舉兵東向、與爭此土、則莫若得有荒島以安置琉球之君民、使數百年社稷不致一旦斬滅。是亦保小寡存廢滅之

義、而事之可行者也。此乃赫蘭總統息事安民之美意、排難解紛之苦心、諒爲中東兩國所深感也。然日人既貪有琉球之土地、業已俘其君臣、撫其衆庶、倘懼中朝或有實言、何弗即以許贖之海島、復封琉球、俾得永世克保其嗣、勿墜其緒。而必置此不計、竟若中朝既可以勢恤、又可以利誘、姑與其地、以釋嫌疑、以相籠絡者、何哉。蓋日人所爭者、固在琉球之地、又在琉球之爲其藩屬也。倘中朝因此置其事於不問、則顯見琉球爲日本藩屬、從此可以釋然於天下、而不復煩口舌以相爭、則此之夷爲郡縣、乃維新之朝理所應爲、勢所必致、而不得謂爲以強陵弱、以衆暴寡、即中國亦不得謂其欺蔑實甚也。是既得其利、又得其名。今而後、無復有人得以讓乎其後也。總之、琉球之事、一日未經妥協、日本之人、一日未獲心安。故乘中俄齟齬、君臣聚謀、以期其計之得行、而冀其響之早弭。凡有言論舉動、無非機詐百出、倏忽無端。爲中國計者、力若可與爭、則宜援理以折之、而使其無從置喙、力未可與爭、亦宜秉公以處之、而使其莫測我意。蓋其國近雖蹙然日臻於強盛、然地狹民寡、實不足當中原一大縣、即或不恭、亦不足爲心腹之患。慎毋惑於浮言、再如臺灣之役、遽示以弱、致啓其輕視之心、明其陵侮之志也。